

居處部

國都 形勢 關市 聚貨 道路 津墩

鄉里 全里 思鄉 榮鄉

詩文續集

加  
163/60  
23





利  
268  
23

東京書  
校圖書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一

居處部

建安 祝穆 和父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刊

國都 形勢

羣書要語都者國君所居人所都會也邑猶邑聚會之極也釋  
名惟王建国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天官土  
方氏以土圭效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夏官匠人營  
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  
市冬官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坊記凡邑有宗廟先君

官文類聚續集

之主曰都無曰邑左傳京師者天子之居也京大也師衆也公羊傳

天子畿方千里曰甸服甸服之內曰京師世紀天子所宮

曰都世紀崑崙東南方五千里謂之神州中有和羹鄉方三千

里五岳之城帝王之宅聖人所生也王嬰古今通論崑崙東南

有赤縣之州風雨有時寒暑有節苟非此土南則多暑北則多

寒東則多陰故聖人不處焉張衡靈憲天子以四海為家故所

居曰行在所漢書

**詩句**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曹植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

謝朓地即帝王宅山為龍虎盤李白金陵詩山河壯帝居陳後

主長安開綉陌陳暨

**古今事實**

**歷代所都**

伏羲都陳神農亦都陳陳今陳州又營曲阜今兗州黃帝都涿

鹿今幽州或云有熊今鄭州少昊都窮桑在魯北顓頊都高陽

在周為衛地今濮陽縣帝嚳都亳今偃師堯始封

於唐後徙晉陽即帝位都平陽唐今定州晉陽今太原府平陽

今晉州舜都蒲阪今蒲州禹本封於夏為夏伯及舜禪都平陽

或在安邑在蒲州按尚書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異方言

堯舜禹及太康皆在冀州界少康中興而復還舊都湯都亳

殷都有三亳穀熟為南亳即湯都蒙為北亳即景亳至神丁遷

寶戩曰敷今河南之敖倉河亶甲居相今相州祖乙居耿在河

東及盤庚五遷復南都亳之殷地則西亳也周文王都豐武王

都鎬今京兆之界周公相成王以豐鎬偏處西方土貢不均乃

營洛邑今東都成王即洛邑建明堂朝諸侯復還豐鎬至幽王

為天戎所殺平王東遷乃居洛邑及敬王時又遷成周今洛陽

故都城是也秦非子始封於秦今在隴西孝公徙咸陽漢都長

安東觀漢記曰光武中興都洛陽又於南陽置南都二國時魏

略云魏以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為五都吳志云吳都郢後遷建

鄴蜀志云蜀都成都晉書晉都洛陽至永嘉南居建康宋齊梁

陳並居建康梁元帝及後梁蕭詧文別居江陵晉亂有十六國

各建都邑隋都長安煬帝遷洛陽唐都長安帝王世紀

在德不在險以下係形勢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

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

滅之夏桀之居左濟河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

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

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并

中之人皆敵國也

### 秦都之固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始皇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

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淵以為固天下已定自以為關中之固金

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賈生論秦形勝之國也帶山阻

河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下兵於諸侯

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高紀秦皇兼天下都咸陽渭水貫

都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三輔黃圖

漢都形勢

漢書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洛陽曰東有成皋西有崤澠背河向洛其固亦可足恃張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羌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

吳都形勢

張紘言於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爲金陵秦始皇時望氣者云金陵有王者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有別小江可以貯

船宜爲都邑劉備勸都之自京口遷都焉先亂時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歸建業死不就武昌居乃遷都建業吳志諸葛亮至京口因觀秣陵山阜歎曰鍾山龍盤石頭虎踞此帝王之宅吳錄

關中形勢

陸贄奏今之關中古邦畿千里之地王業根本於是在焉秦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河之形勢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當天下無事可以養力俟時強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

古今文集

雜著

厚文頁卷頁美

卷之一

日

9

兩都賦序

班孟堅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叶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說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鳳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為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後太漢之文章炳焉與

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麗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臯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城隍而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耆老感懷怨思冀上之矚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維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耀折以今之法度其詞曰

西都賦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寔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觀其制乎主人曰未也願賓摠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

5

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寔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嶠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衆流之隈汧涌其西華濱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區焉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太漢受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岳之靈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寔惟作京於是踰秦嶺賊北阜挾澧灞據龍首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奢而極後建金城之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隄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旁流百壘紅塵四合烟雲相

連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游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鄉曲豪傑遊俠之雄節慕原常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騁鷺乎其中若乃觀其四郊浮遊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絃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封畿之內厥土千里卓犖諸夏兼其所有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戶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為近蜀其陰則冠以九峻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場綺分溝塍刻鏤塲音亦



稻畦也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插成雲五穀垂穎桑麻鋪紫東郊  
 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河汎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西郊  
 則有上囿禁苑林麓敷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牆四百餘里  
 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  
 太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踰崑崙越巨海殊方異類至于  
 三萬里其宮室也。体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倣  
 太紫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壞材而究奇。抗  
 應龍之虹梁。列芬旒以布翼。荷棟樑而高騖。雕玉頊以居楹。裁  
 金壁以飾璫。發五色之渥彩。光爛朗以景彰。於是左城右平。重  
 軒三階。闔房周通。門闥洞開。列鍾虛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  
 增崖而衡闕。臨峻路而啓扉。狗以離宮別寢。承以崇臺間館。煥

若列宿紫宮是環。清涼宜温。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  
 宇若茲。不可殫論。增盤崔嵬。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  
 茵步輦。惟所息宴。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  
 處常寧。苴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鴦飛翔之列。昭陽特  
 盛。隆於孝成。屋不呈材。墻不露形。裏以藻繡。絡以編連。隨侯明  
 月。錯落其間。金缸銜壁。是為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黎垂  
 棘。夜光在焉。於是玄墀鉅砌。玉階彤庭。硬碱絲織。琳珉青瑛。珊  
 瑚碧樹。周阿而生。紅羅颯纒。綺組繽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後  
 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  
 左右庭中。朝堂百寮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佐命則垂統。  
 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溢亡秦之毒螫。故令斯人揚樂和。

7

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乎祖宗膏澤洽乎黎庶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惇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洽乎同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為群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啓發篇章校理秘文周以鈞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群百郡之廉孝虎賁贅衣闈尹闈寺陛戟百重各有典司周廬千列微道綺錯輦路經營修除飛閣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且長樂陵塏道而趨西墉擬建章而連外屬設壁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爵內則別風一名焦峽折風折風麗巧而聳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爾乃正殿崔嵬層巖厥高臨乎未央經駘盪而出馭蘇合蘇洞朽鳥宿詰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

雨於太半虹電迴帶於焚楹雖輕迅與標狡猶帶胎而不能階攀井榦而未平目眩轉而意迷捨櫺檻而卻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恍惚以失度巡迴塗而下砥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徇徨步甬道以縈紆又杳窅而不見陽排飛闥而上出若遊目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前唐中而後太液覽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岳之嵒嵒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岩峻峭崿金石崢嶸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盞之混濁鮮顯氣之清英騁文成之丕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群類時遊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非吾人之所寧爾乃盛娛遊之壯觀奮太武乎上囿因茲以威戎夸狄耀威靈而講武事命荊州使起烏詔梁野而驅獸毛群內闈飛羽

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虞人修其營表種別群分  
 部曲有署罟網連紘籠山絡野列卒周匝星羅雲布於是乘鸞  
 輿備法駕帥群臣披飛廉入苑門遂繞鄴鄣歷上蘭六師發逐  
 百獸駭彈震震焮焮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  
 二三乃拗怒而少息爾乃期門伏飛列刃鑽鏃要蹶追蹤鳥驚  
 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持弦不再控矢不單殺中必疊雙颯颯  
 撲紛紛增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厲猿狖失  
 爪豺狼攝鼠爾乃移師趨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觸蹶許  
 少施巧秦城力折制荷標校扼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挾師  
 豹拖熊螭曳犀犛頓象罷超洞壑越峻巖躡巖巨石頽松栢  
 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

楊之櫛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會  
 相鎮厭獸相枕藉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包騰  
 酒車以斟酌割鮮野食舉烽命爵享賜畢勞逸齊大路鳴鑿容  
 與徘徊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  
 漢之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蘭姬發色擘擘荷荷若擲錦與  
 布繡爛耀乎其陂鳥則玄鶴白鷺黃鸝鳩鶴鷓鴣鷓鴣鳥鷺鴻  
 鴈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於是後宮乘輅輅  
 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祛繡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權女謳  
 鼓吹震直聲激越響宏厲天鳥羣翔魚窺淵招白鵝下雙鷓揄  
 文竿出比目撫鴻量御繒繳方舟並鷺俯仰極樂遂乃風舉雲  
 搖浮遊溥覽前乘秦嶺後越九嚳東溥河華西跋岐雍宮館所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一

八

德壽堂

歷百有余區行所朝夕備不改供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  
所用采游童之謹誼第從臣之嘉頌于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  
相屬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民農服先  
疇之賦豳商修族世之所驚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  
其所若臣者徒觀迹於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未得其一端故  
不能徧舉也

東都賦

班孟堅

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入也予實秦人於夸館  
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惡睹天漢之云為乎夫大  
漢之開源也奮布衣以登皇極繇數期而創萬代蓋六籍所不  
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當此之時功有橫而當天計有逆而順

民故畏敬度勢而獻其說蕭公權宜而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  
哉計不得以已也吾子曾不是睹顧曜後嗣之未造不亦聞乎  
今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于泰清以變子之感志往  
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于時之亂生民幾  
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樞鄴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  
血秦項之灾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故下人號而上訴  
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皇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  
皇尚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雲震擊昆陽憑怒雷震真遂超  
大河跨北岳立號高邑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  
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勲  
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豈特方軌金迹紛綸后辟治近古之所

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  
 造夫婦摩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寔始斯廼伏羲氏之所以基  
 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車造器械斯廼軒轅氏之所以開  
 帝功也恭行天罰應天順民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遷都  
 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階  
 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已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  
 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案六經而校德取古昔而論  
 功仁聖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備矣至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  
 洽盛三雍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鋪洪藻信申景錄揚世廟正  
 雅樂入神之和允洽君臣之序既肅廼動大輅遵皇衢省方巡  
 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然後增周

舊修洛邑扇巍巍顯翼翼光漢京于諸夏總八方而為之極是  
 以皇城之內官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外則因  
 原野以作苑順流泉而為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  
 同乎梁鄒誼合乎靈囿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  
 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騶虞覽四職嘉車攻采吉日禮  
 官整儀乘輿乃出於是發鯨魚鏗華鍾登王輅乘時龍鳳蓋禁  
 灑和鑿玲瓏天官景從震威盛容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  
 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鋌雲羽旄掃  
 霓旌旗拂天焱焱炎揚光飛文吐燭生風欲野歎山日月為  
 之奪明丘陵為之搖震真遂集乎中囿陳師案屯駢部曲列校  
 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申命三驅輕車霆發驍騎電

驚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礙禽戀不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  
 不及去指顧修忽獲車已實樂不極般殺不盡物馬踈餘足士  
 怒味涂先驅復路屬車案節於是薦三犧效三物禮神祇懷百  
 靈御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俯仰乎乾坤  
 參象乎聖躬耳中夏而布德敷四裔而抗稜西盪河源東澹海  
 澹北動幽崖南燿朱垠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之所不  
 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驚水慄奔走而來賓遂綏哀半開永  
 昌春主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  
 貢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興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  
 陳百僚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於是庭實千品日酒萬鍾  
 列金壘班玉觴嘉珍御太牢享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

石布絲竹鍾鼓鏗銅管吹擘攄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  
 韶武備泰古畢四夷間奏德廣所及儻休禁賣楚離罔不畢集  
 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決羣臣醉降煙熅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  
 百僚遂退於是聖上親万方之歡娛久沐浴乎膏澤懼其侈心  
 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  
 示大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  
 之上務遂令海內弃末而反本背僞而歸真女脩織紉男務耕  
 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耻織靡而不服賤奇鹿而不珍捐金於  
 山沉珠於淵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不  
 營嗜欲之源滅廉耻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是  
 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

歌頌德詠仁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歎玄德謹言弘說  
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  
殷周之詩講義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  
漢德之所由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温故知新已難  
而知德者鮮矣且失僻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  
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秦嶺九峻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岳  
帶河沂洛居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  
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俠踰後  
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  
不知京洛之有制識田谷之可闢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主人之  
辭未終西都賓饗歎失容逡巡降階揆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

曰復位今將授子五篇之詩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  
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小  
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其辭曰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  
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荷與緝熙允懷多福

辟雍詩

迺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為梁瞻瞻國老乃父乃兄  
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鴻化惟神永觀厥成

靈臺詩

迺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

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蓁蓁庶草蕃蕪屢惟豐年於皇樂育

寶鼎詩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歆浮雲歌氣出見水驪反寶鼎是

今色紛緼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

年

白雉詩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嘉祥阜兮集皇都發皓羽

兮奮翹英容察朗兮於淳精章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

西京賦

張平子

有憑虛公子者心姿休休雅好博古學乎舊史氏是以多識前  
代之載言於安處先生曰夫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此牽

乎天者也處沃土則逸處瘠土則勞此繫乎地者也慘則慙於  
歡勞則補於惠能違之者寡矣小必有之大亦宜然故帝者因  
天地以致化兆民承上教以成俗化俗之本有與推移何以嚴  
諸秦據雍而疆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泰光武處東而約政  
之興衰常由此作先生獨不見西京之事欲請為吾子陳之漢  
氏初都在渭之涘秦里其朔寔為咸陽左有函嶠重險桃林之  
塞綴以二華巨靈嶺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跡猶存右有壘  
坻之隘隔閼華戎岐梁汧雍陳寶鳴鷄在焉於前則終南太一  
隆岷嶺崑崙嶽鬱律連岡乎嶓冢抱社含鄠郿豐吐鎬爰有藍  
田珍玉是之自出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涇澗溘瀆漫靡迤作鎮  
於近其遠則有九峻甘泉涇陰涇寒日北至而合嶺此焉清暑



爾乃廣衍沃野，厥田上上，寔為地之奧區，神臯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奧，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之，廣雅曰：臯，局也。昔者大帝悅秦繆公而觀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是時也，金為疆國者有六，然而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詭哉！自我高祖之始，人也，五緯相汁，一作以旅于東，并莫敢委輅幹非其議，天啓其心，人慧其謀，及帝圖時，意亦有慮乎神祇，宜其可定，以為天邑，豈伊不虔，思於天衢，豈伊不懷，歸於粉榆，天命不滔，疇敢以渝，於是量徑輪考，廣表經城，郭營郭郭，取殊裁於八都，豈稽度於往舊，爾乃覽秦制，跨周法，狹百堵之側陋，增九筵之迫脅，正紫宮於未央，表曉關於閭闔，疏龍首以抗殿，狀鬼峨以沒葉，且雄虹之長梁，結焚捺以相接，帶倒茄於藻井，

披紅葩之狎獵，飾華棟與壁，瑞流景曜之韓擘，雕楹玉礪，繡栴雲楣，三階重軒，鏤檻文樞，右平左城，青瑣丹墀，刊層平堂，設切厓隙，坻巉鱗，眴棧離嶮，嶮巖襄岸，夷塗脩路，峻嶮重門，襲固窈窕，是防仰福，帝居陽曜，陰藏洪鍾，萬鈞猛虓，趙趙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翹而騰驤，朝堂承東，溫調延北，西有玉臺，聯以昆德，以上名嵯峨建，喋罔識，所則英長，年神仙宣室，玉堂麒麟，朱鳥龍興，皆殿名冷暉，皆殿名，譬眾星之環北極，叛判赫戲，以輝皇正殿，路寢用朝，羣辟大廈，耽耽九戶，開闢嘉木，楹庭芳草，如積高門，有闕列壁，金狄內有常侍，謁者奉命，當御外有蘭臺，金馬逆宿，迭居次，有天祿石渠，校文之處，重以虎威，章溝嚴更之署，微道外周于廬內，附衛尉八屯，警夜巡書，植鍛懸，敢用戒不虞，後宮則昭陽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十一 十五



內照引曜日月天梁之宮寔開高闈旗不脫倚結駟方斬櫟輻  
 輕驚客於一扉長廊廣廡連閣雲蔓開庭詭異門千戶萬重閨  
 幽闈轉相逾延望窈窕以徑廷渺不知其所返既乃珍臺蹇產  
 以極壯塔道遷倚以正東似闈風之遐坂橫西迤而絕金墉城  
 尉不弛柝而內外潛通前開唐中彌望廣濶顧臨太液滄池漭  
 沆漸臺立於中央赫昉昉以弘敞清淵洋洋神山我我列瀛洲  
 與方丈夾蓬萊而駢羅上林岑以巖巖下嶺巖以嶺巖長風激  
 於別島起洪濤而揚波浸石菌於重涯濯靈芝於朱柯海若游  
 於玄渚鯨魚失流而蹉跎於是采少君之端信披藥大之貞固  
 立修葺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藥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  
 美往昔之松喬要羨門乎天路想升龍於鼎湖豈時俗之足慕

若歷世而長存何遠營乎陵墓徒觀其城郭之制則旁開三門  
 參塗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經屢望端直疊宇齊平北闕甲第  
 當道直啓程巧致功期不陞陞木衣絺錦土被朱紫武庫禁  
 兵設在蘭闈匪石匪董曠能宅此爾乃廓開九市通闈帶  
 鬪旗亭五重俯崇百隊周制太胥今也惟尉壞貨方至鳥集鱗  
 萃響者羨贏求者不價爾乃商賈百族裨販夫婦鬻良雜苦虫  
 眩邊鄙何必昏於作勞邪贏優而足特彼肆人之男女麗笑  
 奢乎許史若夫翁伯獨質張里之家氏以賈脯而連騎質氏以  
 洗削而鼎食張里擊鍾鼎食連騎相過東京公侯壯何能加都  
 邑遊俠張趙之倫齊志無息擬跡田文輕死重氣結黨連羣實  
 蕃有徒其從如雲茂陵之原涉陽陵之朱安世橋悍虓豁如虎

事類彙編

卷之一

十一

如龜隄此蔓水屍僵路隅丞相欲以贖子罪陽石汚而公孫誅  
 若其五縣遊麗辨論之士街談巷議彈射藏名剖析毫釐摩迫  
 細分理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痂郊甸之內鄉邑殷隱賑軫五  
 都貨殖既遷既引商旅聯福隱隱展展冠帶交錯方輅接軫封  
 畿千里統以京尹郡國官館百四十五右極盤知留屋知栗井  
 卷鄴鄆左暨河華遂至號土上林禁苑跨谷彌阜東至鼎湖  
 斜界細柳掩長楊而聯五柞繞黃山而款牛首繚垣縣聯四百  
 餘里植物斯生動物斯止衆鳥翩翻羣獸駢石駢侯行走貌散  
 似驚波聚似京峙伯益不能名名隸首黃帝史不能紀林麓之饒  
 于何不有木則椈栝椶楠梓楸楓嘉卉灌叢蔚若鄧林鬱鬱  
 菱對構蕭爽構慘吐葩颺榮布葉垂陰草則葳莎菅蒯微蕨荔

芄王芻苗臺戎葵懷羊莽草落直彌舉被而條蕩敷衍編町  
 成其壘山谷原隰決漭無疆迺有昆明靈沼黑水玄趾周以金隄  
 樹以柳杞豫章珍館揭焉中峙牽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右日月  
 於是乎出入象扶輿與濛汜其中則有龜鼉巨鯨鯢鯢鯢鯢  
 鯢鯢鮪修額短項大口折鼻詭類殊種鳥則鸕鷀鴟鴞鴛鴦鴻  
 鷗上春候來季秋就温南翔衡陽北棲鴈門奮隼歸鳧沸卉耕  
 甸衆形殊聲不可勝論於是孟冬作陰寒風肅殺雨雪飄冰  
 霜慘烈百卉具零剛蟲搏擊尔乃振天維行地絡蕩川瀆斂林  
 薄鳥畢駭獸咸作草伏木棲寓居穴託起彼集此霍繹紛泊在  
 彼靈囿之中前後無有根鏜端崖也虞人掌焉為之營域焚萊  
 平場柞木剪棘結直百里迤附杜蹊塞塵鹿麋麋駢由偏次天

子乃駕雕軫六駿駁戴翠帽倚金鞍璿并玉纓遺光儵爚建玄  
弋樹招搖棲鳴鳶曳雲梢弧旌枉矢虹旃蜺旌華蓋承辰天畢  
前駟千乘雷動萬騎龍趨屬車之造載獫狁僑匪惟翫好迺有  
祕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從容之求寔俟寔儲於是蚩尤秉鉞  
奮鬣被般禁禦不若順也以知神姦魁蝮蝮莫能逢旃陳虎  
旅於飛廉正壘壁乎上蘭結部曲整行伍燎京新賊雷鼓縱獵  
徒赴長莽迺卒清候武士赫怒緹衣韎韐睚眦拔扈尤炎燭天  
庭貫震震海浦河渭為之波盪吳嶽為之阨雉堵百禽悞遽駭  
躍奔觸喪精忘魂失歸忘趨投輪關輻不邀自遇飛罕掃箭胡  
流鏑擣昔來撮朴矢不虛舍鏃不苟躍當定見踉值輪被轆歷  
僵禽斃獸爛若磧礫但觀且羅之所骨結竿及之所捏橫畢又

簇楚角之所攙搗徒搏之所撞拟白日未及移晷已獮其十十七  
八若矢遊鵠高翬絕阮踰斤纓克懸猿猿陵繼超壑比諸東郭莫  
之能獲乃有迅羽輕足尋景追括鳥不暇舉獸不得發青散交  
繫於鞬下韓盧噬於綵末及其猛毅髮鬚毛鬚隅自高睨威攝  
兕虎莫之敢仿乃使中黃國之士育獲之疇朱鬣莫頭切帶鬣  
作計切以麻雜髮植髮如竿祖湯戟手踳踳盤桓象赤象圈  
為髻如今摧也髮巨徒擅佛猥胃批津獾便狡酸指枳落突棘藩梗林為之靡拉  
櫟叢為之摧殘輕銳標狡趨捷之徒赴洞穴探封狐陵重嶽獵  
巨駘杪木未獲獬狃超殊榛掃飛颺是時後宮嬖人昭儀之倫  
常亞於乘輿慕賈氏之如皐樂北風之同車盤于遊畋其樂只  
且於是鳥獸殫目觀窮遷延邪睨集乎長楊之宮息行夫展車

事文類聚卷之...

卷之...

...

馬收禽舉齒數課眾寡置互擺牲頒賜獲虜割鮮野饗犒勤賞  
功五軍六師千列百重酒車酌醴方駕投養升觴舉燧既醕鳴  
鍾膳夫馳騎察貳廉空視也炙炮駁清酌效多也皇恩溥洪  
德施徒御悅士志疲巾車命駕迴旆右移儀律乎五柞之館旋  
憇乎昆明之池登藻章簡去增會紅蒲且子余發弋高鴻挂白  
鶴聯飛龍確不特絳往必加雙於是命舟牧為水嬉浮鷁首駢  
雲芝垂翟葆建羽旗齊棹女縱權歌發引去和去枚鳴葭奏淮  
南度陽阿感河雉懷相娥驚蝮蝮憚蛟蛇然後釣魴鱧繼鯉鮪  
披紫貝搏青龜鳩搯水豹鬲潛牛澤虞是濫何有春秋摘了  
解搜川瀆布九戩設罟獨麗鹿擲責交鯤鮪殄水族藻藕拔蟹  
蛤剥普逞欲敗斂效獲麇麋於道糝古巧蓼老半半浪即乾池

滌敷上無逸飛下無遺走獲胎拾卵蝦蠅盡取取樂今日違血  
我後既定且寧焉知傾地知大駕幸乎平樂之館張甲乙而襲  
翠被攢珍寶之玩好紛瑰麗以姿靡臨迥望之廣場程角觝之  
妙戲焉獲扛鼎都盧尋種衡狹鷲濯宵突鈇鋒跳九劍之揮霍  
走索上而相逢華嶽我假也岡巒參差神木靈草朱實離離  
總會仙倡戲豹舞熊白虎鼓瑟蒼龍吹簾女娥坐而長歌聲清  
揚而蛟蛇洪崖立而指麾被毛羽而織羅度曲未終雲起雪飛  
初若飄飄後遂霏霏復陸重閣轉石成雷礚礚激而增響磅礚  
象乎天威巨獸百尋是為蔓延去神山崔魏欬從背見熊虎升  
而擎攬猗猗招而高援怪獸陸梁大雀跋已白象行孕垂鼻麟  
躡海鱗變而成龍狀蹠蹠以蠃蠃含利颯颯化為仙車驪駕四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一 二十 惠高定辛

鹿芝蓋九葩蟾蜍與龜水人弄蛇竒幻儵忽易貌分形吞刀吐  
灰雲霧杳冥畫地成川流滑通涇東海黃公赤力粵祝異厭白  
虎卒不能救挾邪作蠱於是不獲爾乃建戲車樹修旃狝獲逞  
林上下翩翩倒投他豆而跟絳臂殞絕而復聯百馬同轡騁  
足金馳撞末之伎態不可彌穹弓射乎西卷又顧發乎鮮卑於  
是衆變盡心醒醉盤樂極悵懷萃陰戒期門微行要乎屈隆尊  
就卑懷壘藏紋便旋閭闔周觀郊遂若神龍之變化彰后皇之  
爲貴然後歷掖庭適歡館捐衰色從嬋婉促中堂之陔坐羽觴  
行而無筭祕舞更奏妙林騁伎妖蠱古艷夫夏姬美聲暢於虞  
氏始徐進而羸形似不任乎羅綺嚙清商而却轉增嬋娟以趾  
采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之羣罷振朱徒於盤樽奪長袖之颯

纒要本修態麗服賜菁路流一顧傾城展季秦門誰能  
不管列爵十四競媚取榮盛衰無常惟愛所丁衛后興於鬢髮  
飛燕寵於體輕爾乃逞志宰欲窮身極娛鑿戒唐詩他人是輸  
自君作故何禮之拘增昭儀於婕妤賢既公而又侯許趙氏以  
無上思致董於有虞王閔爭於坐側漢載安而不渝高祖創業  
繼體承其暫勞永逸無爲而治耽樂是從何慮何思多歷年所  
二百餘期徒以地沃野豐百物殷阜巖險周固襟帶易守得之  
者強據之者久流長則難竭抵深則難朽故秦肆情而馨烈  
彌茂鄙生乎三百之外傳聞於未聞之口曾髮鬚其若夢未  
一隅之能觀此何異於設人屢遷前八而後五居相地耿不常  
厥土盤庚作誥帥人以苦方今聖上同天號於帝皇掩四海而

為家富有之業莫我大也徒恨不能以靡麗為國華獨後裔以  
斷斷忘蟋蟀之謂何豈欲之而不能將能之而不欲歟願聞所  
以辯之之說也

蒙竊惑焉

東京賦

張平子

安處先生於是似不能言者撫然有間乃莞爾而笑曰若客所  
謂未學膚受費耳而賦官者也苟有曾而無心不能節之以禮  
宜其陋今而樂告矣由余以西戎孤臣而慄古抱穆公於宮室  
如之何其以溫故知新研覈是非近於此感周姬之末不能厥  
政政用多僻始於官隣卒於金虎嬴氏搏翼擇肉西邑是時也  
七雄並爭競相靡以奢麗楚築章華於前趙建崇臺於後秦政  
種蕭長距終得擅場思專其侈以莫已若乃攝阿房起甘泉結

雲閣冠南山征稅盡人力殫然後收以太半之賦威以參夷之  
刑其遇民也若雜氏之芟草既蕪崇之又行火焉惓惓黔首豈  
徒踣高天踳厚地而已哉乃救死於其頸斃以就役唯力  
是視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太漢而欣戴高祖高祖膺籙受  
圖順天行誅杖朱旗而建大號所推必亡所存必固掃項軍於  
垓下繼子嬰於軹塗因秦宮室據其府庫作洛之制我則未暇  
是以西匠營宮日訖阿房規摹踰溢不度聲不滅損之又損然  
尚過於周堂觀者狹而謂之陋帝已譏其泰而弗康且高既受  
命建家造我區夏矣文又躬自菲薄治致升平之德武有大啓  
土宇紀禪肅然之功宣重威以撫和戎狄呼韓來享咸用紀宗  
存主饗祀不輟銘勳動桑器歷世彌光今捨純懿而論藥德以春



秋所諱而為美談宜無嫌於往初故蔽善而揚惡祗吾子之不  
知言也必以肆奢為賢則是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固不如夏癸  
之理臺殷辛之瓊室也湯武誰革而用師哉蓋亦覽東京之事  
以自竊且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仁不恃臨害苟民志  
之不諛何云巖險與襟帶秦負阻於二關卒開項而受沛彼偏  
據而規小豈如宅中而圖大昔先王之經邑也掩觀九隩靡地  
不營土圭測景不縮不盈總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審曲  
面勢泝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向東門于旋盟津達其後太  
谷通其前廻行道乎伊闕邪徑捷乎輟轅太室作鎮揭以熊耳  
底在輟流鐔以太岷温液湯泉黑丹石緇王鮪岫居能效來繁  
三趾處妃攸館神用挺紀龍圖授義籍書界妙召伯相宅卜惟

洛食周公初基其繩則直長弘魏舒是廓是極經途九軌城隅  
九雉度徒洛及堂以筵度室以九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漢初弗  
之宅也故宗緒中圯巨猾聞豐竊弄神器歷載三六偷安天位  
于時蒸民罔敢或一其取威也重矣我世祖忿之乃龍飛白水  
鳳翔參墟授鉞四七共土是除攬槍星名旬始羣凶靡餘區宇  
又寧思和求中睿哲玄覽都茲洛宮曰止曰時昭明有融既光  
厥武仁洽道豐登忝勒封與黃比崇逮至顯宗六谷殷昌乃新  
崇德遂作德陽啓南端之特闡立應門之將將昭仁惠於崇賢  
抗義聲於金商飛雲龍於春路屯神虎於秋方建象魏之兩觀  
旌大典之舊章其內則含德章臺天祿宣明温飭迎春壽友永  
寧飛閣神行莫我能形濯龍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蘭被

淮渚戲躍魚淵游龜螭永安離宮修竹冬青陰池幽流玄泉冽  
清鴨正鷓鴣正鷓鴣春鳴雉鳩麗黃閑閑嬰嬰於南則前殿靈  
臺龕驩安福諺門永安室曲榭形阻城瀉奇樹珍果鉤盾所職西  
登少華亭候修勒九龍之內寔曰嘉德西南其戶匪離匪刻我  
后好約乃宴斯息於東則洪池清瀾綠水澹澹內阜川禽外豐  
葭茨獻鷺鱉與龜魚供蝸麤蒲桂與菱芡其西則有平樂都場  
示遠之觀龍雀蟠蛇天馬半漢瑰異譎詭繁爛炳煥奢未及侈  
儉而不陋規遵王度動中得趣於是觀禮禮舉義真經始勿亟  
成之不日猶謂為之者勞居之者逸慕唐虞之茅茨思夏后之  
卑室乃營三宮布政頌常復廟重屋八達九房規天矩地授時  
順鄉造舟清池惟水泱泱左制辟雍右立靈臺因進距襄表賢

簡能馮皮水察東夷夜祈禱音絲襮於是孟春元日羣后旁

戾百僚師師于斯登洎藩國奉聘要荒來質具惟帝臣獻琛執  
贄宿觀於殿下者蓋數萬以二爾乃九賓重臚人列崇牙張鑼  
鼓設卽將司階虎戟交綴龍輅充庭雲旗拂霓夏正三朝庭燎  
香香撞洪鍾代靈鼓旁震八節軒轅隱旬若疾霆轉雷而激迅  
風也是時稱警蹕已下離輦於東廂冠通天佩玉璽紆皇組要  
于將負斧辰次席紛純左右玉几穆穆而南向以聽矣然後百  
辟乃入司儀辨等高卑以班壁羔皮帛之贄既奠天子乃以三  
揖之禮禮之穆穆焉皇皇焉濟濟焉將將焉信天下之壯觀也  
乃羨公侯鄉士登自東除訪萬機謝朝政勤恤民隱而除其積  
人或不得其所若已納之於墮荷天下之重任匪怠皇以寧靜

發京倉散禁財資皇僚速與臺命膳夫以大饗饗餼浹乎家陪  
春醴惟醇燔黍芬若君臣歡康具醉薰薰千品萬官已事而跋  
亦作竣 勤屢省懋乾乾清風協於玄德淳化通於自然憲先靈  
退也 以資軌必三思以顧愆招有道於不陋開敢諫之直言聘立園  
之耿潔旅東帛之殘殘上下通精式宴且盤及將祀天郊報地  
功祈福乎上玄思所以為度肅肅之儀盡穆穆之禮殫然後以  
獻精誠奉禋祀曰允矣天子也乃整法服正冕帶珩紘 丁敢 紘  
紘玉并基會火龍鞠蔽藻絳擊厲結飛雲之袷輅對翠羽之高  
蓋建辰旒之太常紛紜悠以容裔六玄峙之交奕齊騰騰而沛  
艾龍駟華轡金鉉鏤錫方鉉左鑿鉤膺玉璫變聲噦噦和鈴缺  
缺重輪貳轄疏駮飛軫羽蓋葳蕤葩瑤 曲莖順時服而設副

咸龍旂而繁纒立支地憂農輿輅木屬車九九乘軒並載璫狀  
弩重旒朱旄青屋奉引既畢先輅乃發鸞旗皮軒通自精旒雲  
罕九旒關戰輶輶聲髦被繡虎夫戴鴟駟 承華之蒲梢飛流  
蘇之騷殺總輕武於後陳奏嚴鼓之嘈囂 才達 戎士介而揚揮  
戴金鉉而建黃鉞清道案列天行星陳肅肅晉晉隱隱鞞鞞殿  
丁見 未出乎城闕旒以迴乎郊畛盛夏后之致美爰恭敬於明  
神爾乃孤竹之管雲和之瑟雷鼓淵淵六變既畢冠華秉翟列  
舞八佾元祀惟禋羣望咸秩賜標燎之炎煬 致高煙乎太一  
神歆馨而顧德祚靈主以元吉然後宗上帝於明堂推光武以  
作配辨方位而正則五精帥而來摧尊赤氏之朱光四靈茂而  
允懷於是春秋改節四時迭代蒸蒸之心感物增思躬追養於

宗祧奉蒸嘗與禴祠物性辯編省設其福衡毛魚豚胎博亦有  
 和羹滌濯靜嘉禮儀孔明萬舞奕奕鍾鼓嗶嗶皇祖皇考來顧  
 來享神具醉止隆福穰穰及至豐祥長正土膏脉起乘轡路而  
 駕蒼龍介保介馭間以剡躬躬三推於天由修帝籍之千載供  
 稀郊之采盛必致思乎勤也兆民勤於疆場咸懋力以耘耔春  
 日載陽合射辟雍設業設虞官懸金鑼鼓路鼓樹羽幢幢於  
 是備物物有其容伯夷起而相儀后夔坐而為工張大侯制五  
 正設三乏非司旌井夾既設儲乎廣庭於是皇輿鳳駕他  
 佳於東階以頌消啓明掃朝霞登天光於扶桑天子乃撫玉輅  
 時乘大龍發鯨魚擡華鍾大內弭節風后陪乘攝提運衡徐至  
 於射宮禮事展樂物具王夏闕駟虞奏決拾既次彫弓斯設達

餘明於暮春昭誠心以遠驗進明德而崇業滌饗登之貪欲仁  
 風衍而外流誼方激而遐驚日月會於龍甃闈恤人事之勞疚  
 因休力以息勤致歡忻於春酒執鑿刀以袒割奉觴豆於國叟  
 隆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敬慎威儀示民不偷我有嘉賓  
 其樂愉愉聲教布濩及溢天區文德既昭武節是宣三農之際  
 曜威中原歲惟仲冬大閱西園虞人掌焉先期戒事悉率百禽  
 鳩諸靈面獸之所同是謂告備乃御小戎撫輕軒中畋四牡既  
 佶且闕戈矛若林牙旗纓紛迄于上林結徒為營叙和樹表司  
 鐸授鉦坐作進退節以軍聲三令五申示戮斬牲陳師鞠旅教  
 達禁成火列具舉武士星數鵠鶴魚麗箕張翼舒軌塵掩近匪  
 疾匪徐馭不詭遇射不剪毛升獻大會時膳四膏馬足未極輿

徒不勞成禮三驅解罟放麟不窮樂以訓儉不殫物以昭仁慕  
 天之弛置因教祝以懷民儀姬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澤  
 浸昆虫威振八寓好樂無荒允文允武薄狩于教既瑣瑣焉岐  
 陽之蒐又何足數爾乃卒歲大儻除羣穢方相秉鉞巫覡操  
 茹振子萬童冊首玄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川飛礮雨散剛潭  
 必斃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然後凌天池絕飛梁梢蟪  
 懸測角橘蔡筆狂惡反斬蛟蛇腦方良凶耕父於清冷灑女  
 魁於神潢殘瘵魑與罔象殪野仲而殲游光八靈為之震懼况  
 蹶與與單方度胡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探索葦日察區  
 圃司執遺鬼京室密清罔有不趨於是陰陽交和庶物時育卜  
 征考祥終焉允淑乘輿巡平岱岳勸稼穡於原陸同衡律而一

軌量齊急舒於寒燠省幽明以黜陟乃反旆而廻復望先帝之  
 舊墟慨長思而懷古俟閭風而西遐致恭祀於高祖既春游以  
 發生啓諸蕃於潛戶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稔嘉田峻之  
 匪懈勤致資於九扈左瞰陽谷右睨玄圃耿天末以遠期規萬  
 世而太墓且歸來以釋勞膺多福以安愈羊主反總集瑞命備  
 致嘉祥闡林氏之騶虞擾澤馬與騰黃鳴女牀之鸞鳥舞丹穴  
 之鳳凰植華平於春圃豐朱草於中唐惠風廣被澤洎幽荒北  
 燮下令南藩越裳西包大秦東過樂浪重舌之人九譯僉稽首  
 而來王是故論其遷邑易京則同規乎殷盤改奢節儉則合美  
 乎斯于登封降禪則齊德乎黃軒為無為事無事永有民以孔  
 安遵節儉尚素樸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將使心不亂

其所在且不見其可欲賤犀象簡珠玉藏金於山抵璧於谷翡翠不裂璣瑁不發所貴惟賢所寶惟教民夫采而反本咸懷忠而抱懇于斯之時海內同悅曰吁漢帝之德馨侯其禕而蓋莫茨為難時也故曠世而不覩惟我后能殖之以至和平方將敷諸朝階然則道胡不懷化胡不永聲與風翔澤從雲遊萬物我賴亦又何求德寓天覆輝烈光燭彼二王之越越軼五帝之長驅踵二皇之遐武誰謂駕遲而不能厲東京之懿未馨值余有大馬之疾不能究其精詳故粗為賞言其梗槩如此若乃流道忘反放心不覺樂而無節後雖其戚一言幾於喪國我未之學也且夫望瓶之智守不假器况纂帝業而輕天位瞻仰二祖厥庸孔肆常翹翹以危懼若乘奔而無轡白龍魚眼見因豫且雖

萬乘之無懼猶休惕於一夫終日不離於輜重獨微行其焉如夫君人者銜繡塞耳車中不內顧珮以制容鑿以節塗行不變玉駕不亂坂却走馬於糞車何惜驥襄與飛兔方其用財取物常畏生類之殄也賦政任役常畏人力之盡也取之以道用之以時山無槎枿畝不虞胎草木繁廡鳥獸阜滋民忘其勞樂輸其財百姓同於饒衍上下共其雍熙洪恩素蓄民心固結執義觀主夫懷貞節忿姦慝之于命然皇統之見替玄謀設而陰行合二九而成謫登聖皇於天階章漢祚之有秩徒結若此故王業可樂焉今公子苟好勦民以媮樂忘民怨之為仇也好殫物以窮寵忽下叛而生憂也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起於蘗栽昧且不顯後世猶怠况初制於甚

秦服者焉能改裁故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魚孫  
 以頽墻填溝亂以收魚鱗果卒無補於風規祇以昭其行尤臣  
 濟參以陵君志經國之長基故由谷擊柝於東西朝廷顛覆而  
 莫持凡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鮑肆不知其真翫其所以先入  
 成池不齊度於鼉鼓而衆聽者惑疑能不惑者其惟子野乎客  
 既醉於大道飽於文義勸德畏戒喜懼交爭罔然若醒朝疲夕  
 倦奪氣褫魄之為者也忘其所以為譚失其所以為夸良久乃  
 言曰鄙哉予乎予習非而迷迷也幸見指南於吾子若僕所聞  
 華而不實先生之言信而有徵鄙夫寡識而今而後乃知太漢  
 之德馨咸在於此昔常恨三墳五典既泯仰不覩炎帝帝魁之  
 美得聞先生之餘論則太庭氏何以尚茲走雖不敏庶斯達矣

南都賦

張平子

於顯樂都既麗且康陪京之南居漢之陽割周楚之豐壤跨荆  
 豫而為疆體乘璿以閑敞紛郁郁其難詳爾其地勢則武關關  
 其西桐柏揭其東流滄浪而為墜廓方城而為墉湯谷涌其後  
 涓水盪其胸推淮引湍三方是通其實利珍怪則金彩玉璞隋  
 珠夜光銅錫鈇錯若駭楮者望惡流黃綠碧紫英青鸞丹粟太  
 一餘糧中黃鼓角玉松子神陂赤靈解角耕父揚光於清泠之  
 淵游女弄珠於藻臯之曲其山則崆口江峴五江嶠苦葛嶠五  
 嶺大郎芒芒察察刺刀割岩仕白峯額巖林起魁五迴嶽香  
 金巖許宜屹魚乞嶠五結幽谷替子心岑吟夏含霜雪或岩丘  
 嶠鄰而繩力且聯或豁爾而中絕鞠巍巍其隱天俯而觀乎





歸鴈鳴鷄丁滑黃稻鱸魚以為芳藥五味酸甜滋味百種千名  
 春卵夏筍秋韭冬菁蘇菽紫薑徹醴酒則九醞甘醴十旬  
 兼清滲敷徑守浮蟻若萍其甘不爽醒而不醒及其絳宗綬族  
 禱祠蒸嘗以速遠朋嘉賓是將揖讓而升宴于蘭堂珍羞琅玕  
 充溢圓方珠璣狎獵金銀琳琅侍者蠶治媚巾幘鮮明被服雜  
 錯履躡華英儂才齊敏受爵傳鵠獻酬既交率禮無違彈琴擗  
 奴膝簫流風徘徊清角發徵聽者增哀客賦醉言歸汪稱露未  
 晞接歡宴於日夜終愷樂之令儀於是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  
 軌齊軫被于陽瀕朱帷連網曜野映雲男女校服絡繹續紛致  
 飾程蠶治儂便娟微眺流睇蛾眉連卷於是齊僮唱兮列趙  
 女坐南歌兮起鄭舞白鶴飛兮繭曳緒修袖繚繞而滿庭羅襪

躡躑而容與翩縣縣其若絕絃將望而復舉翹遙延蹶躑躅  
 躑結九秋之增傷怨西荆之折盤彈琴吹笙更為新聲寡婦夜  
 吟鷓鴣哀鳴坐者悽歎蕩魂傷情於是羣士放逐馳乎沙場駢  
 驥齊鑣黃間機張足逸驚風鏃析毫匹俯貫鮒鱗仰落雙鷓魚  
 不及竄鳥不暇翔爾乃撫輕舟兮浮清池酌北渚兮揭南涯汰  
 灑灑兮船容裔陽侯澆兮掩是鷺追水豹兮鞭蝸蝸憚夔龍兮  
 怖蛟螭於是日將逮昏樂者未兼收歡命駕兮背迴塘車雷震  
 而風厲馬鹿超而龍驤夕暮言歸其樂難忘斯乃游觀之好耳  
 且之娛未觀其美者焉足稱舉夫南陽者真所謂漢之舊都也  
 遠世則劉后車厥龍醴視魯縣而來遷秦先帝之追孝立唐祀  
 於堯山固靈根於夏葉終三代而始蕃非純德之宏圖孰能揆

而處臨近則考侯思故匪居匪寧穢長沙之無樂歷江湘而北  
 征矚朱光於白水會九世之飛榮察茲邦之神偉啓天心而籍  
 靈於是宮室則有園廬舊宅降崇催鬼御房穆以華嚴連閣煥  
 其相徽聖皇之所逍遙靈祇之所保綏章陵鬱以青葱清廟肅  
 以微微皇祖歆而降福彌萬祀而無衰帝王藏其擅美詠南音  
 以顧懷且其君子弘懿明獻允恭溫良容止可則出言有章進  
 退屈伸與時抑揚方今天地之雖剌帝亂其政豺虎肆虐真人  
 革命之秋也爾其則有謀臣武將皆能攫戔執猛破堅摧剛排  
 捷履肩蹙蹈咸陽高祖階其途光武攬其英是以闔門反距漢  
 德久長及其去危乘安視人用遷周召之儔振鼎足焉以元王  
 職縉紳之倫經綸訓典敷納以言是以朝無闕政風烈昭宣也

於是乎鯁齒眉壽齡背之叟齠然被黃髮者喟然相與歌曰望  
 翠華之歲建太常兮排排駟飛龍兮騃騃振和鑿兮京師總  
 萬乘兮徘徊按平路兮來歸豈不思天子南巡之辭者哉遂作  
 頌曰皇祖止焉光武起焉據彼河洛統四海焉本校百世位天  
 子焉永世克孝懷桑梓焉真人南巡觀舊里焉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一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二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二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居處部

古今文集

雜著

三都賦序

左太冲

蓋詩有六義焉其二曰賦楊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先王採焉以觀土風見綠竹猗猗則知衛地淇澳之產見在其版屋則知秦地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楊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二

德壽堂

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自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稱珍  
恠以為潤色若斯之類匪啻于茲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  
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為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且夫玉  
卮無當雖寶非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而論者莫不詆訐其研  
精作者大抵舉為憲章積習生常有自來矣余既思摹一京而  
賦二都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風謠  
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長者莫非其舊何則發言為詩者詠其所  
志也升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美物者貴依其本讚事者宜本  
其實匪本匪實覽者奚信且夫任土作貢虞書所著辨物居方  
周易所慎聊舉其一隅攝其體統歸諸詰訓焉

蜀都賦

有西蜀君子者言於東吳王孫曰蓋聞天以日月為綱地以四  
海為紀九土星分萬國錯峙嶮函有皇帝之宅河洛為王者之  
里吾子豈亦曾聞蜀都之事歟請為左右揚摧而陳之夫蜀都  
者蓋兆基於上世開國於中古廓靈關而為門包玉壘而為宇  
帶二江之雙流抗峨眉之重阻水陸所湊兼六合而交會焉豐  
蔚所盛茂八區而菴藹焉於前則跨躡健并枕輔交趾經途所  
亘五千餘里山阜相屬含谿懷谷岡巒糾紛觸石吐雲鬱益  
蓋以翠微崑崙魏以峩峩于青霄而秀出舒丹氣以為霞龍  
池澗胡角瀑步角瀆扶那其隈漏江伏流潰其阿洎若湯谷之  
場壽沛若濛汜之涌波于是乎印竹綠嶺菌桂臨崖旁挺龍身  
側生荔枝布綠葉之萋萋結朱實之離離迎隆冬而不凋常

擘而倚倚孔翠羣翔犀象競馳白雉朝雛猩猩夜啼金馬騁光  
 而絕景碧雞儵忽而曜儀火井沈熒於幽泉高燭飛燭於天垂  
 其間則有琥珀丹青江珠瑕英金沙銀鑠歷符采彪炳輝麗灼  
 爍於後則却背華容北指崑崙綠以劍閣阻以石門流漢湯湯  
 驚浪雷奔望之天迴卽之雲昏水物殊品鱗介異族或載蛟螭  
 或隱碧玉嘉魚出於丙穴良木攢於褒谷其樹則有木蘭檉桂  
 杞櫛椅桐櫻柎柎柎耕八椏榎頻綿柎幽藹於谷底松栢蒼鬱  
 於山峰擢修幹竦長條扇飛雲拂輕霄義和假道於峻岐陽鳥  
 廻翼乎高標巢居栖翔兼鄧林穴宅奇獸巢窟異禽熊羆咆  
 其陽鵬鸚鳩其陰狻猊騰希而競捷虎豹長嘯而永吟於東則  
 左綿巴中百濮所充外負銅梁於宕渠內函要害於膏腹其中

則有巴菽巴戟靈壽桃枝樊以菹租圍濱以鹽池蟠必滅峽山  
 棲龜龜水處潛龍蟠於沮澤應鳴鼓而興雨丹沙絕熾出其坂  
 窰房郁毓被其阜山圖道土采而得道赤斧古仙者服而不朽  
 若乃剛悍生其方風謠尚其武奮之則寶旅翫之則渝舞銳  
 氣剽於中葉躡容世於樂府於西則右挾岷山湧瀆發川陪以  
 白狼夷歌成章垌野草昧林麓黝於斜靄交讓所植樽鴟所  
 伏百藥灌叢寒卉冬馥異類衆夥于何不育其中則有青珠黃  
 環碧砮芒消或豐綠萸或蕃丹椒蘼蕪布獲於中阿風連延餘  
 戰蔓於蘭皋紅葩紫飾柯葉漸苞敷葳蕤落英飄飄神農是  
 嘗廬附扁鵲盧人俞是料聊芳追氣邪味蠲癘瘡其封域之內  
 則有原隰墳衍通望彌博演以潛沫浸以縣洛溝洫脉散疆里

綺錯黍稷油油稷稻漠漠指渠口以為雲門灑灑池而為陸澤  
 雖星畢之滂沱尚未齊其膏液爾乃邑居隱賑之忍夾江傍山  
 棟宇相望桑梓接連家有鹽泉之井戶有橘柚之園其園則有  
 林檎枇杷橙柿棔即亭梔斯桃涵列梅李羅生百果甲宅即  
 拆也異色同榮朱櫻春熟素柰夏成若乃大火流涼風厲列白  
 露凝微霜結紫梨津潤榛栗罽發蒲桃亂潰石榴競裂其至自  
 零芬芬酷烈其圃則有枸俱宁蒟蒻黃瓜疇芋區甘蔗辛薑陽  
 蔭敷日往菲薇月來扶疎任土所麗衆敵而儲其沃瀛則有  
 攢在官蔣叢浦綠菱紅蓮雜以蘊藻揉以蘋蘩摠莖柅衰池  
 葉藁藁普實時味王公羞焉其中則有鴻儔鵠侶鶯鷺鶉鴝晨  
 鳧且至候鴈啣蘆木落南翔冰泮北徂雲飛水宿呀吭清渠其

深則有白鼇命鼈玄瀨上祭鱣鱒鮐鯢鯉鱧差鱗次色錦  
 質銀章躍濤戲瀨中流相忘於是乎金城石郭兼市中區既麗  
 且崇實號成都關二九之通門畫方軌之廣塗營新宮於棗壇  
 擬承明而起廬結陽城之延閣飛觀榭乎雲中開高軒以臨山  
 列綺窓而瞰江內則議殿爵堂武義虎威宣化之闕崇禮之闕  
 華闕雙邈重門洞開金鋪交映玉題相暉外則軌躅八達里閉  
 對出北屋連雲于廡萬室亦有甲第當衢向街壇宇顯敞高門  
 納駟庭扣鍾磬堂撫琴瑟匪葛匪姜疇能是恤亞以少城接乎  
 其西市鄽所會萬商之淵列隧百重羅肆巨千賄貨山積纖麗  
 星繁都人士女袷服靚粧賈賈帶貯也鬻并錯縱橫異物詭譎  
 奇於八方布有種華麩有枕榔功杖傳節於太夏之邑藹藹流

味於番禺之鄉輿輦雜沓冠帶混并累轂疊跡行相傾謹講  
鼎沸則唯來江 聒宇宙貴塵張天則埃壘躍靈闐闐之裏伎巧  
之家百室離席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黃潤比筒籛金  
所過侈侈隆富卓鄭埒名公擅山川貨殖私庭藏鉞巨萬鈔音  
裁木爲椽 裂帛爲帶 兼皇亦以財雄 翁習邊城三蜀之豪時來時  
往養交都邑結儔附黨劇談戲論扼腕抵掌出則連騎歸從百  
兩若其舊俗終冬始春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賓金壘中  
坐肴核四陳觴以清醪 敷沼 鮮以紫鱗羽爵既競絲竹乃發巴  
姬彈絃漢女擊節起西音於促柱歌江上之飄厲紆長袖而屢  
舞翩躚以裔裔合樽促席引滿相罰樂飲今夕一醉累月若  
夫王孫之屬郤公之倫從禽于外巷無居人並乘驥子俱服魚

徐書室村

文玄黃異校結駟續紛西踰金隄東越王津朔別期晦匪日匪  
旬寔此蒙籠沙藪寥廓鷹犬條呻 尉羅絡幕毛羣陸離羽族紛  
泊翕響揮霍中網林薄層麋麋剪旄塵帶文蛇跨雕虎志未騁  
時欲晚追輕翼赴絕遠出彭門之闕馳九折之坂經三峽之崢  
嶸礪五岬之蹇澹 載食鐵之獸射噬毒之鹿 龜羈珉於蔓草彈  
言鳥於森木 拔豕齒戾 犀角鳥 鐵翻獸 廢足殆而趨來相  
與第如滇池集乎江洲試水客艤輕舟娉江斐與神游 翬翬翠  
釣鯉鮒下高鵠出潛蚪吹洞簫發權謳感鱗尋 魚動陽侯騰波  
沸涌珠貝沉浮若雲漢含星而光耀洪流將饗僚 力召者張帝  
幕會平原酌清醕割芳鮮飲御酣賓旅旋車馬雷駭轟轟闐闐  
若風流雨散漫乎數百里之間斯蓋宅土之所安樂觀聽之所

喜文頌家讀集

卷之二

五

德壽堂序

事類彙編 卷之二  
踊躍也。鳥獨山川為世朝市，若乃卓犖奇譎，傲儻罔已。一經神怪，一緯人理，遠則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天帝運期，而會昌景福。盼蠶而興作，碧出長弘之血，鳥生杜宇之魄，妄變化於非常，嗟見傳於曠昔。近則江漢炳靈，世載其英，蔚若相如，曠若君平。王褒曄曄而秀發，楊雄含章而挺生，幽思絢道，德補藻挾，天庭考四海而為雋，當中葉而擅名，是故游談者以為譽，造作者以為程也。至乎臨谷為塞，因山為障，峻岵騰埒，長城豁險，吞若巨防，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公孫躍馬而稱帝，劉宗下輦而自王，由此言之，天下孰尚故，雖兼諸夏之富有，猶未若茲都之無量也。

吳都賦

左太冲

東吳王孫鞮然而哈曰：夫上圖景宿，辨於天文者也；下料物土

析於地理者也。古先帝世，曾覽入紘之洪緒，六合而光宅，翔集遐宇，鳥策篆素，玉牒石記，鳥聞梁岷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歟。而吾子言蜀都之富，禹同之有偉，其區域美，其林藪於巴漢之阻，則以為襲險之右，狗蹲鴟之沃，則以為世濟陽九，繼繼而筭固亦曲土之所歎也。旁魄蒲博而論都邑，抑非太人之所壯觀也。何則？土壤不足以攝生，山川不足以周衛，公孫國之而破諸葛家之而滅，茲乃喪亂之丘墟，顛覆之軌轍，安可以儷王公而著風烈也。甄其磧礫而不窺，玉淵者未知驪龍之所蟠也。習其蔽邑而不覩，上邦者未知英雄之所躔也。子獨未聞大吳之巨麗乎？且有吳之開國也，造自太伯，宜於延陵，蓋端委之所彰，高節之所興建，至德以創洪業，世無德而顯稱，由克讓以立風

事類彙編 卷之二 德壽



俗脫躡於千乘若率土而論都則非列國之所缺也故其經  
略上當星紀拓土畫疆卓犖兼并包括于越跨躡蠻荆婺女寄  
其騷冀軫寓其精指衡嶽以鎮野自龍川而帶垺爾其山澤則  
鬼五田疑魚力堯五聊光五骨嶼五鼎真莫鼎鬱弗潰溷泮汗  
滇田湧滌淋漫或涌川而開瀆或吞江而納漢魄魄魄魄滌  
滌浙浙嗽滌手數州之間灌注乎天下之半百川派別歸海而  
會控清引濁混濤并瀨瀆溥沸騰寂寥長邁渾鳥洶洶隱焉磻  
磻苦蓋出平太荒之中行乎東極之外經扶桑之中林包陽谷  
之滂沛潮波汨于筆起迴復萬里歌霧濛濛雲蒸昏昧泓澄滄  
於冥於樞項胡貢溶余腫沆養余兩莫測其深莫究其廣潭  
泔漠而無涯物有流而為長壞與之所叢育鱗甲之所集往於

是乎長鯨吞舫修鯢吐浪躍龍騰蛇蛟緇細琵琶玉鮪鯨鮓怡  
鯽印龜鱗翻錯錯烏賊擁劔龜古侯籠碎鯖鱈涵泳乎其中葺  
鱗鏤甲詭類舛錯派洄順流宜檢喁魚恭沉浮鳥則鷓鴣鷓  
屬鳴玉鸚鵡鷺鴻鷓鴣避風候馬造江鷄鷺鷓鷓鷓鷓鷓鷓鷓  
鷓鴣鷓鴣泛濫乎其上湛淡羽儀隨波參差理翮整翰容與自玩  
彫啄蔓藻剌盪漪瀾魚鳥聲聒聒魚乙萬物蠢生芒芒黠黠  
許意慌吁廣因奄歛許勿神化翕忽函函育明窮性極形盈虛  
自然蚌蛤珠胎與月虧全巨鼈負負許器首冠去靈山大鵬  
續翮翼若垂天振盪汪流雷林重淵殷上動宇宙胡可勝原島  
嶼絲邈洲渚憑隆曠瞻迢遞迢眺真蒙珍怪麗奇隙克徑路絕  
風雲通紅桃屈盤丹桂灌叢瓊枝抗莖而敷蕊珊瑚幽茂而玲

龍層岡重阻列真之宇玉堂對靈石室相距藹藹翠幄嫋嫋素  
女江斐於是往來海童於是冥語斯寔神妙之響象嗟難得而  
觀魯和縷爾乃地勢决烏明北烏點卉木賦鳥老蔓遭藪為圃  
值林為苑異萃苦華蘊藪育夏暉冬積方志所辨中州所羨  
草則藿葍豆蕞蔓菓非江籬之屬海苔之類綸關組紫絳食  
葛香茅莫侯石帆水松東風扶留布護臯澤蟬聯陵立黃綠山  
嶽之巖瀑瀝江海之流枕白帶銜朱纒鬱分花茂擘分菲菲光  
色炫晃芬馥盼蠶職貢納其包匭離騷詠其宿莽木則楓柙豫  
章栢欄枸古侯榔懸枕枕櫃文榲栢檀平仲君遷松梓古度楠  
榴之木相思之樹宗生高岡族茂幽阜擢本千尋垂陰萬畝攢  
柯架莖重葩掩葉輪菌虬蟠楚立塹除立鱗接榮色雜綵綢

翠縹緲宵露靈霽旭日暉鳥感時蒲對與風颺颺漾於西澗  
上聽風鳴條律暢飛音響亮蓋象琴筑并奏笙竽俱唱其上則  
有猿父哀吟胡昆子長嘯抗臙傑然騰越救教飛超勅小爭  
縣接垂競遊遠枝驚透沸亂牢落翬散其下則有臯羊麝狼獾  
貍羆象於菟之族犀兕之黨鉤爪鋸牙自成鋒穎精若曜星聲  
若雷霆名載於山經形鏤於夏鼎其竹則管管林於桂箭射筒  
柚由梧有篁篔於妙筲勞有叢苞筍抽節往往縈結綠葉翠莖  
冒霜停雪所六蠹玄田森萃芬茸並上簫瑟檀欒嬋娟玉潤碧  
鮮梢雲無以踰解谷弗能連鸞鸞食其實鷓鴣擾其間其果則  
丹橘餘甘荔枝之林檎榔無柯柳葉無陰龍眼橄欖市榴  
禦霜結根比景之陰列挺衡山之陽素花斐丹秀芳臨青壁係

古文類聚卷之二十一 德壽堂碑

紫房鷓鴣南翥而中留孔雀綵羽而翔翔山雞歸飛而來  
 棲翡翠列巢以重行其琛賂則琨瑤之阜銅錯之垠火齊之寶  
 駭雞之珍頰丹明璣金華銀樸紫貝流黃縹碧素玉隱賑之忍  
 歲鳥垂影雜挿幽屏必井精曜潛嶺初刻直氏山谷礪  
 且岸為之不枯林木為之潤黷隋侯於是鄙其夜光宋玉於是  
 陋其結綠其荒陬譎詭則有龍穴內蒸雲雨所儲陵鯉若獸浮  
 石若梓雙則比目片則玉餘窮陸飲木極沉水居泉室潛織而  
 卷綃淵客慷慨而泣珠開北戶以向日齊南冥於幽都其四野  
 則吟嘖綴無數膏腴兼倍原隰殊品宏隆異等都改象耕鳥耘  
 此之自與改稱側角秀菰穗於是乎在煮海為鹽採山鑄錢國  
 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蚕之絲徒觀其郊隧之內與都邑之綱紀

霸王之所根柢開國之所基址郭郭周匝重城結隅通門二八  
 水道陸衢所以經始用累千祀也憲紫宮以營室廓廣庭之漫  
 漫寒暑隔閤於邃宇虹霓廻帶於雲館所以跨踣煥炳萬里也  
 造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帶潮汐之瀆池佩長洲之茂苑  
 窺東山之府則瓌寶溢自觀史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行超寢廟  
 於武昌作離宮於建業闡闔閭之所營采夫差之遺法抗神龍  
 之華殿施榮楯而捷獵崇臨海之崔嵬飾赤鳥之擘擘東西膠  
 輻南北崢嶸房櫳對視連閣相經闈闈譎詭異出奇名左稱  
 崎右號臨劓雕栾鏤紫青瑣丹楹圖以雲氣畫以仙靈雖茲宅  
 之誇麗曾未足以少寧思比屋於傾宮畢結瑤而構瓊高闈有  
 閔洞門方軌朱闕雙立馳道如砥樹以青槐且以綠水玄陰耽

耽清流臺登列寺七里狹棟陽路屯營櫛比廡暑暴布橫塘查  
 下邑屋隆夸固長干延屬飛甍舛互其居則有高門鼎貴魁岸  
 豪傑虞魏之昆顧陸之裔岐嶷繼體老成奕世躍馬疊跡朱輪  
 累轍陳兵而歸蘭錡魚內設冠蓋雲陰間闐噓其隣則有任  
 俠之靡輕詔聊同之客締交翩翩儂從並去奕奕出躡珠履動  
 以千百里讌巷飲飛觴舉白翹閑扛鼎排射壺博鄱陽暴譴中  
 酒而作於是樂只衍而歡飲無價都簞殷而四輿來暨水浮陸  
 行方舟結駟唱棹轉轂味且永日開市朝而普納橫闐闐而流  
 溢混品物而同屢并都鄙而為一士女佇貽勅吏工賈古駢坐  
 蒲必紵衣締服雜沓從先勇萃輕輿按轡以經隊樓船舉颿而  
 過肆果布輻湊而常然致遠流離與珂玳音遂果橋柚布締紵流離珂玳皆宝名

縑緞賄紛紜器用萬端金溢磊珂珠琲補對闡干栳笙象簞  
 於筒中蕉葛升越皆布名弱於羅紈胡巧膠力巧交  
 賀相競誼華嗶呼橫呬呼甲芬葩陰映揮袖風飄而紅塵晝昏  
 流汗霰霏而中迷泥濘富中之賫貨殖之選乘時射利財豐鉅  
 萬競其區宇則并疆兼卷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趨材悍壯此  
 焉比廬捷若慶已心勇若專諸危冠而出疎劍而趨屠帶鮫函扶  
 揄屬鏤藏鏹於人去戲自閭家有鶴膝戶有犀渠軍容器用  
 器械兼儲吳鉤越棘純鈎湛盧戎車盈於石城戈船掩於江湖  
 露往霜來日月其除草木節解鳥獸臞臞鷹隼誠征夫坐組  
 甲建祀姑命官帥而擁鐸將校獵乎具區焉上許狼旆天南西  
 層儋耳黑齒之酋金鄰象郡之渠驪必許幽商報驚捷

先驅前途俞騎騁路指南司方出車鹽鹽被練鏘鏘吳王乃  
 申玉輅駟驪驪旗魚須常重光攝烏號御干將羽毛揚雄戰  
 耀益貝冑象弭織文鳥章六軍袍服四騏龍驤峭格周施置爵  
 昔張罽罕瑣結異蹕連綱法以九疑禦以沅湘輔軒莖擾駁騎  
 燭煌祖湯徒搏拔距投石之部援臂駢脅狂趨千躍廣古猛猱  
 鷹麟鸚視參譚繼力答獾徒答若離若合者相與騰踏乎  
 莽叢之野干函受殊鉞錘賜夷勃廬之旅長殺呼覲短兵直鬚  
 馳騁儼佻他甲全步寸並銜殺無聲悠悠旆旌者相與聊浪郎  
 平珠莫之垠鉦鼓疊山火烈燦必逞林飛爛浮煙載震載陰拉  
 魯穴崩雷破郎崩巒弛岑鳥不擇木獸不擇音暴騰胡甘臚式  
 六纒司禹慶慶鷲六駁追飛生彈鸞鷁射孫狹庭白雉落黑鳩

零陵絕嶠寮礁茲遙車越如驚世勅曳踰竹栢聯連綠耻綠杞  
 枳而占封佈虛已薙呼角神螭掩剛鏃潤霜刃染於是弭節頓  
 轡齊鑣駐蹕徘徊倘佯寓目幽蔚覽將帥之拳勇與士卒之抑  
 揚羽族以背距為刀鉞披毛羣以齒角為矛鉞古業皆體著他  
 畧而應卒君忽所以挂扞右紮而為創痍衝碎蕪幸而斷筋骨  
 莫不劬於六銳挫鋌拉押北買摧藏雖有石林之岸順嶠嶺請  
 攘臂而靡之雖有雄虺之九首將抗足以趾之顛覆巢居剖破  
 窟宅仰攀鳥鷄俯蹴豺獍陌割剗几熊羆之室剽掠虎豹  
 之落猩猩啼而就擒萬萬扶拂笑而被格屠已地出象幣斬鵬  
 翼捲廣澤輕禽狡獸周章夷猶狼跋乎絀中忘其所以賦夫冉  
 賜適失其所以去就鬼禱氣懾而自蹶唐跌蒲北者應弦而飲

羽形憤景僵者累積而增益雜襲錯繆傾藪薄倒岬岵巖穴  
 無豨豨翳蒼無鷹鷄力幼思假道於豐隆披重霄而高狩龍鳥  
 兔於日月窮飛走之棲宿解澗聞入圃畧童罽粟蒲效獲衆終  
 廻靶乎行睨魚計觀漁乎三江汎舟航於彭蠡渾故本萬艘而  
 既同弘舸連舳巨艦接艦飛雲蓋海制非常模疊葦樓而島峙  
 時髣髴於方壺比蠲首之有裕適餘艘於往初張組帷構流蘇  
 開軒幌鏡水區篙工楫師選自閩粵習御長風狎翫靈霄責千  
 里於寸陰聊先期而須臾權謳唱簫籟鳴洪流響渚禽驚戈磬  
 放稍鷓鴣厲機發留鷓鴣銅餌縱橫網罟接緒衍兼詹公巧傾  
 任父筮粗巨鱮莫贈鯨所買鱮鯊罩兩鮓巢鯢鯢乘鸞龜龜同  
 眾孤共羅沈虎潛鹿馬繫籠籠僂隕束鯨暉鯨背於羣犢古

邁攬槍暴出而相屬雖復臨河而釣鯉無異射鮒於井谷結輕  
 舟而競逐迎潮水而振緝想萍實之復形訪靈夔於鮫人精衛  
 銜石而遇繳文縑夜飛而觸綸北山亡其翔翼西海失其游鱗  
 雕題之士鑿身之卒比飾亂龍蛟螭與對簡其華質則亂意費  
 巴貴錦續音會料透其魁勇則鵬悍狼戾相與昧潛險搜壞奇  
 摸螭蛸捫莆子規嚙其巨蚌於回淵濯明月於連漪畢天下  
 之至異訖無索而不臻駭歎為之一罄川瀆為之中去貧晒滄  
 臺之見謀聊襲海而徇珍載漢女於後舟追晉賈而同塵泚呼  
 筆乘流以研普明宕從浪翼颼風之颼颼直衝濤而上瀨常沛  
 沛以悠悠沆虛乙可休而凱歸揖天吳與陽侯指包山而為期  
 集洞庭而淹留數軍實乎桂林之苑饗戎旅乎落星之樓置酒

若淮泗積有若山止飛輕軒而酌綠醴方雙轡而賦珍羞飲燦  
起醕子驩鼓震真士遺倦衆懷祈幸乎館娃之宮張女樂而娛  
羣古羅塗石與絲竹若鈞天之下陳登東歌操南音胤陽阿詠  
蘇任荆豔楚舞吳愉越吟翕習容裔靡靡愔愔若此者與夫唱  
和之隆響動鐘磬之鏗鋳有搬抵類於前曲度難勝皆與謠俗  
叶協律呂相應其奏樂也則木石潤色其吐哀也則凄風暴興  
或超延露而駕辨或踰泳水而採菱軍馬弭髦而仰秣淵魚竦  
鱗而上升酣渚半八音并歡情留良辰征魯陽揮戈而高麾迴  
曜靈於太清將轉西日而再中齊既往之精誠昔者夏后氏朝  
羣臣於茲土而執玉帛者以萬國蓋亦先王之所高會而四方  
之所軌則春秋之際要盟之主闔閭申其威夫差窮其武內果

伍員之謀外騁孫子之奇勝疆楚於栢舉棲勁越於會稽闕據  
溝平商魯爭長於黃池徒以江湖嶮峻物產殷充統畜未足言  
其固鄭白未足語其豐土有階堅之鉉俗有節概之風睚五賈  
眦士介則挺劍暗鳴鳥故則弯弓擁之者龍騰據之者虎視  
塵城若振稿塞旗若顧指雖帶甲一朝而元功遠致雖累葉百  
疊而富強相繼樂濟衍其方域列仙集其土地桂父練形而易  
色赤須蟬蛻而附麗中夏比焉畢世罕見丹青圖其象珍瑋貴  
其實利也舜禹游焉沒齒而忘歸精靈留其山阿翫其奇麗剖  
判庶土商摧萬俗國有鬱鞅而顯敞邦有秋子小阨鳥介而嗒  
錫伊茲都之甬弘傾神州而韞橫仰南斗以斟酌兼二儀之優  
渥由此而揆之西蜀之於東吳小大之相絕也亦猶棘林螢耀

而與夫尋木龍燭也。否泰之相背也。亦猶帝之懸解。而與夫桎  
桔疏屬也。庸可共世而論。巨細同年。而議豐確乎。暨其幽遐獨  
邃。寥廓閑與。耳目之所不該。足趾之所不蹈。侷儻之極異。崑詭  
之殊裏。藏理於終古。而未寤於前覺也。若吾子之所傳。孟浪之  
遺言。略舉其梗概。而未得其要妙也。

魏都賦

左太冲

魏國先生有醉其容。乃訶衡而誥曰。异乎交益之士。蓋音有楚  
夏者。土風之乖也。情有險易者。習俗之殊也。雖則生常固非自  
得之謂也。昔市南宣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聊為吾子復。既德  
音以釋。二客競於辨囿也。夫太極剖判。造化權輿。體兼晝夜。理  
包清濁。流而為江海。結而為山嶽。列宿分其野。荒裔帶其隅。若

崗潭淵限。壑隔夷峻。危之竅也。蠻陬夷落。譯導而通者。鳥獸之  
氓也。正位居體者。以中夏為喉舌。不以邊陲為襟帶也。長世字  
毗者。以道德為藩。不以曩險為屏也。而子大夫之賢。尚弗曾庶  
翼等威。附麗皇極。思稟正朔。樂率貢職。而徒務於詭隨。匪民寡  
安於絕域。榮其文身。驕其險棘。繆默語之常倫。牽膠言而踰侈。  
飾乖離以矜耀。假偏疆而攘臂。非醇粹之方。壯謀踳駁於王義。  
孰愈尋靡。并於中達。造沐猴於棘刺。劍閣雖嶮。憑之者。蹶非所  
以深根固蒂也。洞庭雖濶。負之者。北非所以愛入治國也。彼桑  
榆之末光。踰長庚之初暉。况河與之爽塏。與江介之秋滑。故將  
語子以神州之略。赤縣之畿。魏都之卓犖。六合之樞機。于時運  
距陽九。漢繩絕維。奸回內鬪。兵纏紫微。翼翼京室。眈眈帝宇。巢



焚原燎變為煨燼故荆棘旅庭殷殷蒙內繩繩八區鋒鏑縱橫  
 化為戰場故麋鹿寓城也伊洛榛曠嶺田荒蕪臨苗牢落鄢郢  
 丘墟而是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萬邑譬焉亦猶犖犖昌由  
 之與子都培塿之與方壺也且魏土者畢昂之所應虞夏之餘  
 人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考之四隈則八埏之中測之寒暑  
 則霜露所均卜偃前識而賞其隆吳札聽歌而美其風雖則衰  
 代而盛德形於管絃雖踰于祀而懷舊編於遐年爾其疆域則  
 旁極齊秦結湊異道開胸股衛跨躡燕趙山林幽缺鳥朗川澤  
 迴嶺恒碣五感碑五各於青霄河汾浩渺而皓茫南瞻淇  
 澳則綠竹純茂北臨漳塗則冬夏異沼神鉅迢遞於高巒靈  
 響時驚於四表溫泉誌涌而自浪華清蕩邪而難老墨井鹽池

玄滋素液賦田惟中厥壤惟白原隰酌酌墳衍訴斥或鬼鳥罪  
鼎力罪而復陸或耀苦廣朗而拓落乾坤交泰而烟煴嘉祥蔽  
 顯而豫作是以兆朕振古萌祗帝疇昔藏氣識緯闕象竹帛迥  
 時世而淵默應期運而光赫暨聖武之龍飛肇受命而光宅爰  
 初自臻言占其良謀龜謀亦既允臧修其郭郭繕其城隍經  
 始之制牢籠百王畫雍豫之居寫八都之宇鑿茅茨於陶唐察  
 卑官於夏禹古公草創而高門有閔苦浪宣王中興而築室百  
 堵兼聖哲之軌并文質之狀商豐約而折中去准當年而為量  
 思重又摹大壯賢荀卿采蕭相儷子商拱木於林衡授全模於  
 梓匠遐適悅豫而子來工徒擬議而騁巧闡鈎繩之筌緒承二  
 分之正要揆日昃考星耀建社稷作清廟築層宮以廻匝比開

事類彙編 卷之二十一 後漢書

廉魚檢而無陂造文昌之廣殿極棟宇之弘規對若崇山崖起  
崔嵬髮若玄雲舒蜺以高垂環材巨世埔楚立墟除立參差粉  
椽復結藥檀疊施丹梁虹申以並且朱楠森布而支離綺井列  
疏以懸簾華蓮重葩而倒披齊龍首而涌雷時梗概於滌池旅  
楹閑列暉隆挾鳥浪振草人懷題黹黹階墮嶙峋長庭砥平鍾  
簾夾陳風無纖埃雨無微津巖巖北闕南端攸遵疎峭雙碣方  
駕比輪西闕延秋東啟長春用觀羣后觀享願賓左則中朝有  
絕聽政作寢匪樸匪斲去泰去甚木無雕鏤土無締錦玄化所  
甄國風所稟於前則宣明顯陽順德崇禮重闈洞出鏘鏘濟  
珍樹猗猗音卉萋萋蕙風如薰甘露如醴禁臺省中連闈對廓  
直事所繇典刑所藏藹藹列侍金螭齊光詰朝陪幄納言有章

亞以柱後執法內傳符節詔者典重儲史膳夫有官藥劑有司  
肴醴音亦順時腠理則洽於後則椒鶴文右永巷壺術楸梓木  
蘭次舍甲乙西南有戶成之匪日丹青炳煥特有溫室儀刑宇  
宙象賢聖圖以百瑞粹補對以藻詠茫茫終古此焉則鏡有  
虞作績茲亦等競右則蔬圃曲池下畹高堂蘭者莓莓石瀨湯  
湯弱髮子公係實輕葉振芳奔龜躍魚有睵千麗呂梁馳道周  
屈於界下延閣胤宇以經營飛陞方輦而徑西二臺列峙而崢  
嶸亢陽臺於陰基擬華山之削成上累棟而重雷下水室而洑  
溟周軒中天丹墀臨殿增構栽我清塵票影雲雀隄苑甍而矯  
首壯翼摘鏤於青霄雷雨窈冥而未半曠日籠光於綺寮習步  
頓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遙八極可圍於寸眸萬物可齊於一朝

事類彙編 卷之二十一 後漢書

長塗牟首豪傲去 互經更漏蕭唱明宵有程附以蘭綺也武庫宿  
 以禁兵司衛闕邪鉤陳罔驚於是崇墉濬洫嬰堞帶涘四門轡  
 獻魚竭 隆廈重起遇 太清以混成越埃壘於蓋 而資始邈邈標  
 危亭亭峻峙臨焦原而弗悅誰勁捷而無猥育理 與岡岑而永  
 固非有期乎世紀陽靈停曜於其表陰祗濛霧於其裏死以玄  
 武陪以幽林綠垣開闢觀宇相臨碩果灌叢園木竦莖篁篠懷  
 風蒲桃結陰回淵灌積水深兼葭蘋胡大 籊蔟森丹藕凌波而  
 的礫綠芰泛濤而浸潭以心 羽翮頡頏鱗介沉浮栖者擇木雉  
 者擇音若咆渤澥與姑餘常鳴鶴而在陰表清籟動虞箴思國  
 卹志從禽樵蘇往而無忘即鹿 縱而匪禁謀 莫回 垆野奕奕  
 苗畝甘茶伊蠢芒種斯阜西門漑其前史起灌其後塔流十二

同源異口諸 為屯雲泄為行雨水澍 之豎 稔稔陸蔭稷黍黝黝

一柳 桑柘油麻紵均由畫疇番廬錯列藁芊充茂桃李蔭翳  
 咽 家安其所而服美自悅邑屋相望而隔踰奕世內則街衢輻  
 湊朱闕結隅石柱飛梁出控漳渠疏通溝以濱路羅青槐以蔭  
 塗比滄浪而可濯方步欄而有踰習習冠蓋莘莘杰徒斑白不  
 提行旅讓衢設官分職管處署居夾之以府寺班之以里閭其  
 府寺則位副二事官踰六卿太常之號大理之名厦屋一揆華  
 屏齊榮肅肅階闕許亮 重門再扃師尹爰止毗世作頑其間閭  
 則長壽吉陽永平思忠亦有戚里賓宮之東開出長者巷苟諸  
 公都護之堂殿居綺窻輿騎朝猥蹀殿古殿 其中營客館以周  
 坊飾賓侶之所集瑋豐樓之閑閑起建安而首立葺牆幕室房

庶雜襲剗居倚剗居衛因接匠斲積習廣成之傳無以儔崇街  
之邸不能及廓三市而開墨籍平遠而九達班列肆以兼羅設  
闡闡以襟帶濟有無之常偏距日中而畢會抗旗亭之羌薛後  
所眺之博大百隧敵擊連軫萬貫憑賦樞馬袖幕紛半一八方  
而混同極風來之異觀質剗平而交易刀布貿而無筭財以工  
化賄以商通難得之貨此則不容器周用而長務物背窳廉而  
就攻不鬻邪而豫賈者馴致之醇醲自藏平之藏去富有無  
偃同賤大內控引世資資叢嫁積帶徒結琛幣充物切閉石  
之所和鈞財賦之所底慎燕孤盈庫而委勁翼馬填廐而駟駿  
至乎勅敵糾紛庶土罔寧聖武興言將曜威靈介胄重襲  
旌旗躍莖弓珣余招解繁矛鉞飄英三屬之甲縵莫韓胡之纓

自齊被至弗留九十九字選無

控弦簡發妙擬更平羸齊被練而銛戈襲偏裝都祿以讀會列  
畢出征而中律執奇正以四伐碩畫精通目無匪制推鋒積紀  
鍡氣彌銳三接三捷既晝亦月剗剪方命吞滅咆哮雲撤叛  
換席卷履劉禔子鶴威八紘荒阻率由洗兵海島刷馬江州振  
旅鞦鞞田反旆悠悠凱歸同飲疏爵普疇朝無刊印國無費留  
喪亂既弭而能宴武人歸獸而去戰蕭斧也越斧戡柯以柙刃虹  
旌攝麾以就卷掛洪範酌典憲觀所恒通其變上垂拱而司契  
下緣督而自勸道來斯貴利往則賤因固寂寥京庾流衍於是  
東鯁啼卽序西傾順軌荆南懷德朔北思違絲絲迥塗驟山涉  
水襁負晝費重譯貢篚髮闕也首之豪鍊渠耳之傑服其荒服  
歛衽魏闕置酒文昌高張宿設其夜未遽庭燎晰晰有客

事文類聚卷之二  
卷之二  
志

祁祁載華載喬八岌岌冠緹所綺纒纒髮清酤如濟濁醪如  
河凍醴流漸温耐躍波豐肴衍衍行庖幡幡情醞醞酣清無  
譁延廣樂奏九成冠韶夏冒六英舊作五莖傳響起疑震震天宇駭  
地廬驚億若大帝之所興作一羸之所曾聆金石絲竹之恒韻  
匏土革木之常調于成羽旄之飾好去清謳微吟之要妙世業  
之所且用耳目之所聞覺雜標紛錯兼該汜博鞮都尼鞞居邁  
所掌之音韞遺味任而金禁金之曲以娛四夷之君以睦八荒  
之俗既苗既狩爰遊爰豫籍田以禮動太閔以義舉備法駕理  
秋御顯文武之壯觀邁梁騶之所著林不槎枿澤不伐夫鳥老  
斧斨以時罾網以道德連木理仁挺芝草皓獸為之育數丹魚  
為之生沼商津雲翔龍澤馬于耻錄卓山圖其石川形其寶莫

黑匪鳥三趾而來儀莫赤匪狐九尾而自擾嘉穎合穗以尊尊  
醴泉涌流而浩浩顯禎祥以曲成固觸物而兼造蓋亦明靈之  
所酌酢休徵之所偉兆取美貪率土遷善閔匱沐浴福應宅  
心醴徒南粹餘糧栖畝而弗收頌聲載路而洋溢河洛開奧符  
命用出翩翩黃鳥街書未訊人謀所尊鬼謀所秩劉宗委馭異  
其神靈闕玉策於金勝案圖錄於石室考歷數之所在察五德  
之所溢量十旬涓吉日陟中壇即帝位改正朔易服色繼絕世  
修廢職徽幟以變器械以革顯仁翌明藏用玄默菲言厚行陶  
化染學雙枚篆籀篇章畢觀優賢著於揚歷匪葉形於親戚本  
枝別幹蕃屏皇家勇若任城才若東阿抗旌則威險駭秋霜摘  
翰則華縱春葩英岳雄豪佐命帝室相兼一入將猛四七赫赫

51

震震開務有謚故令斯民觀泰之平可比屋而為一筭祀有紀  
天祿有終傳業禪祚高謝萬邦草恩綿矣帝德冲矣讓其天下  
臣至公矣榮操行之獨得超百王之庸庸道且卷領與結繩  
留重華而比蹤尊盧赫胥羲農有熊雖自以為道洪化以為隆  
世篤玄同奚遽不能與之踵武而齊其風是故料聊其建國析  
其法度謚其考室議其舉厝復之而無數中之而有裕非疏糲  
之士所能精非鄙俚之言所能具至于山川之倬詭物產之魁  
殊或名奇而見稱或實異而可書生生之所常厚洵美之所不  
渝其中則有鴛鴦交谷虎澗龍山掘鯉之淀覲見蓋節之淵砥  
砥精精衛術木償怨宛常山平千距鹿河間列真非一往往出  
焉昌容練色犢配眉連玄俗無影木羽偶仙琴高沈水而不濡

乘赤鯉而周旋助門使火以驗術故將去而林燧易陽壯容衛  
之稚質邯鄲躡步趙之鳴瑟真定之梨固安之栗醇酎中山流  
酒于日淇汨之笱信都之棗雍丘之梁清流之稻錦繡裹色羅  
綺朝歌縣纒房子縑總清河若此之屬繁富夥苦候非可單  
究是以抑而未罄也蓋比物以錯辭述清都之閑麗雖選言以  
簡章徒九復而遺旨覽太易與春秋判殊隱而一致未上林之  
墮牆本前修而作系其軍容弗犯信仲其果毅糾華綏戎以戴  
公室元勳配管敬之績歌鍾析邦君之肆則魏絳之賢有令聞  
也閑居隘巷室邇心遐富仁籠義職競弗羅千乘為之軼廬諸  
侯為之止戈則于木之德自解紛也貴非至尊重士踰山親鄉  
監門謙謙同軒轅秦起趙威振八蕃則信陵之名若蘭芬也英

辯榮枯能濟其厄位加將相室隙之策四海齊鋒一口所敵則  
張儀張祿亦足云也推惟庸蜀與鴝鵒同窠句古侯吳與鼉龜  
同穴一自以為禽獸一自以為魚鱉山阜猥積而崎嶇泉流迸  
集而映啞隈壤滅所諧漏而沮如林藪石留於又而蕪穢窮岫  
泄雲日月恒翳宅土熇許驕暑封疆障厲蔡莽蝮赤刺力割昆  
蟲毒噬漢罪流禦秦餘徒徂加制肖貌儼陋稟質逴脆巷無行  
首里罕耆耄或雖直追髻而左言或錢膚而鑽髮或明發而耀  
徒召歌或浮泳而卒歲風俗以壑而界果為墟畫人物以殘  
害為藝威儀所不攝憲章所不綴由重山之束阨因長川之裾  
勢距遠關以闐闐時高櫟而陞制薄成縣幕無異蛛蝥之網弱  
卒鎖甲無異螳螂之衛與先代而常然雖信險而勦絕揆既往

之前跡即將來之後轍成都迄已傾覆建業則亦顛沛顧非累  
郊於疊基焉至觀形而懷祖權假日以餘榮比朝華而菴藹覽  
來秀與黍離可作諶於吳會先生之言未卒吳蜀二客矍然相  
顧勝焉失所有視清容神藥形如弛氣離坐煥墨而謝曰僕黨  
清在林伯闕濶習蓼蟲之忘辛翫進退之惟谷非常寐而無覺  
不覩

皇輿之軌躅過以汎剽之單惠歷執古之醇聽兼重性以馳繆  
侷辰光而罔定先生玄識深頌靡測得聞上德之至盛匪同憂  
於有聖抑若春霆發響而驚蟄飛競潛龍浮景而幽泉高鏡雖  
星有風雨之好人有異同之性庶覲部蒙與剝廬非蘇世而居  
政且夫寒谷豐黍吹律以暖之也昏情乘暑箴規以顯之也雖

明珠兼尺寸璧有盈羅車二六三傾五城未若甲錫典章之爲  
遠也亮曰日不雙麗世無兩帝天經地緯理有大歸安得齊給  
守其小辨也哉

汴都賦

周邦彥

臣邦彥頓首再拜曰自古受命之君多都於鎬京或在洛邑惟  
梁都於宣武號爲東都所謂汴州也後周因之乃名爲京周之  
叔世統微政缺天命蕩杙歸我有宋民之戴宋厥惟固哉奉迎  
鸞輿至汴而止是爲東京六聖傳繼保世滋大無內無外涵養  
如一令宇帶角莫不得所而此汴都高顯宏麗百美所具億千  
萬世承學之臣弗能究宣無以爲稱伊彼三國割據方隅區區  
之霸言餘事之而三都之賦若落可駭人到于今稱之矧皇居

天府而有遺美可不愧哉謹拜手稽首獻賦曰

發微子客游四方無所適從既倦游迺崎嶇迢迢造於中都觀  
土木之妙冠蓋之富燁燁爛爛心駭神悸踴躍呼呼而不  
敢進於是夷猶於通衢彷徨不知所屆適遭衍流先生自而招  
之執其袂局局然歎曰觀子之貌神來不定狀若失守豈非蔽  
席隱茅未游乎廣廈誅草鋤棘未賴乎蘭設曾列披褐挾纊未  
與乎綺縠微邦陋邑未觀乎雄藩大都者乎發微子姑胡括反  
然有赧色曰臣翺翺乎天下東欲究扶桑西欲窮虞淵南欲盡  
反戶北欲徹幽都所謂天子之都則未嘗歷焉今先生訊我誠  
有是也然觀先生類辨士其言似能碎崑崙而結溟渤錢混沌  
而形罔象試移此辨原此汴都可乎臣固不敏謹願承教先生



笑曰客知我哉於是申隊據林虛徐而言曰噫子獨不聞之歟  
今天下混一四海為家令走絕徼地掩鬼區惟是日月所會陰  
陽之中據要總殊揭鍵制樞拱衛環周共安乘輿而此汴都禹  
畫為豫周封鄭地背熊臨而上直實沈分以為攻惟蓬澤之固  
境昔合靡之所至芒碭渙渦截其面金隄玉渠累其脊雷夏灘  
沮繞其脇疊在管晏夾其腴梁周帝據而糜沸唐漢尹統而寧  
一故此王國襲故不徒恢圻甸域尊崇天躰司徒制其畿疆取  
方辨其土地前千宮而會朝後百揆而為市分疆十向提封萬  
井舟車之所輻湊方物之所漕輸宏基融而壯址植九鼎立而  
四嶽位仰管城而體極立土圭而測晷蜀險漢全荆惑閩鄙惟  
此中峙不首不尾限而不迫華而不侈環晞賊於郡縣如响嘯

之迤邐觀其高城萬雉埤避移坵魚禮反接鱗如長雲之方  
舒若崇山之礪坤靈因巖而踟躇土怪畏權  
壓而妥貼靡膏不可縋而登爵用不可嚼竹而穴利過百  
嶮踰四塞鄙秦人之踐華炳荆州之却月頓捷步與超足矧躡  
跚與蹙躡闕城為門二十有九瓊扉塗丹金鑄鉞獸列兵連萃  
阿夜驚書異物不入詭邪必究城中則有東西之阡南北之陌  
其衢四達其塗九軌車不理輦去互人不爭險易劇駭崇期蕩  
夷如砥雨畢而除糞夷弗穢行者不馳而安步遺者惡捨而恣  
棄跨虹梁以除病涉列佳木以安林場殊異羊腸之詰曲或疏  
於遠反折脚疏而折躡丁嗣反車輔頭顧中國之闕閭叢賞幣  
司而為市議輕重以真實正行戶刪列而平肆場五都之環

富備九州之貨賄何朝滿而夕除蓋趨贏而去價萃駟儉於五  
均擾販夫於百隧次先後而置叙遷有無而化滯抑彊賈之乘  
時摧素封之專利售無詭物陳無竊器欲商賈之阜通迺有廬  
而不稅銷阜鄭猗陶之殖貨禁乘堅策肥之擬貴道無游食以  
無為知敢婆娑而為戲其中則有安邑之棗江陵之橘陳夏之  
漆齊魯之麻薑桂藁穀絲帛布縵鮪鮐前啓鮪竹涉鮑上釀盪  
醢鼓或居肆以鼓鑪蒙或鼓刀以屠狗彘又有翳無間之珣玕  
會稽之竹箭華山之金石梁山之犀象霍山之珠玉幽都之筋  
角赤山之文皮與夫沉沙積陸異域所至殊形妙狀目不給視  
無所不有不可殫紀若天帝居宏麗人所未聞南有宣德北有  
拱辰延直五里百司雲屯兩觀門峙而竦立眾鬼遐望而相吞

天河奉神之闕紫微太乙之宮擬法象於穹昊敞間闈而居至  
尊樸楠不斲素題不斲上圓下方制為明堂告朔朝歷須宣憲  
章謂之太廟則其中可以叙昭穆謂之靈臺則其高可以觀氛  
祥後宮則無非貞無錄之女佞倖滑稽之臣陋甘泉與楚宮終  
延壽與阿房信無益於治道徒竭民而怠荒故今上林仙籞不  
聞乎鳴璫瓊甌輓也歲久而苔蒼其西則有寶閣靈沼魏我泛  
灑繚以重垣防以曲隄雲屋連移七支反樓閣邊小屋也瓊欄  
壓墀池水則溶溶云法洋洋湜湜涵潤灑瀲瀟灑且定浩漭  
弋沼微風過之則瀾泥居六灑仕減灑仕角漫散洄淀徒練清  
潛女立連漪太風過之則汨湧洽尹入反細涌渠子入反泉也  
潛孚爰反大波漆奴太涌音逼湧也汲音又流也楸鼓漾莫彼

溢不見津漑涓同憺舞憺舞欄景以斷續樣金碧而陸離恍澗浩與  
方壺帝令鬼鑿而神移其中則有菰菹萑蘆菌菖蓮遺何加反  
荷葉蒼蘋蘆若偈反似芹蔡如其魚則有鱣鯉鯢鮪力結鮒  
卑吉鯁鮪鮒鮓鮪似立反泥鱗鮒呼老反大蝦鯁歸之酉王鮮  
斜斗魁陸龍蛙同鼉鼉屬含蟹巨螯容與去声相羊羊藻藻衣去  
蒲其鳥則有鴨音卑又音匹鵝鵝鵝鵝鵝鵝古屑反鳧也  
古鑄鵝鵝鵝或作鵝鵝鵝鵝平圭鵝鵝楚雀鵝鵝搏揮霍鑄二  
於鵝鵝二才匣反羣鳥也群鵝舌咸反鳥喙物也香牛起反多  
貌啄其木則有所成楨俾者反桐本綿反楠梅章延樅  
七恭反檣檣檣檣檣檣檣檣檣檣檣檣檣檣檣檣檣檣檣檣  
弱椅施翠枝刺修條榦蟠根矯躩鱗儻儻同其下則有甲葉蘭

滌芸母之荃蓀髮布絲勻馥郁清芬其氣襲入上方欲與百姓同  
樂大開苑囿凡黃屋之所息鸞輅之所駐皆得窮觀而極賞命  
有司無得彈劾也於時則有絕世之巧凝神之技恍人耳目使  
入志疲是故宮旋室浮艦艦移也蛟螭蜿蜒干橈渡也虺虎鬪  
雉力反虎爭声鬪呼犬反有力也角抵戲也壘流電掣弄丸而  
揮劍也鸞悲鳳鳴織麗歌也鴻驚燕居綽約舞也霆震雷動鈞  
天作也犇驪風幽反走也駟力犇駟北末羣馬闖勅蔭也驛匹  
庚翰呼胡輟力谷輟音萬車輟也灑天翳日揚埽蒲忽蓋於  
蓋也抗山蕩海歡聲同而和氣浹也震委蛇而唬呼交罔象出  
鮫人而舞馮夷者潛靈幽怪助喜樂也若乃豐廩賁會既多且  
富永豐萬盈廣儲折中順成富國星列而恭布其中則有元山

之禾清流之稻。田原之菽。利高之黍。利下之稌。有藁莫温。有芑。  
 有秬。有秠。十箱所運。億廩所露。入既夥。而委積。食不給。而紅腐。  
 如坻。如京。如崗。如阜。野無菜色。溝無捐瘠。攬拾狼戾。足以厭鰥。  
 夫與寡婦。備凶旱之乏絕。則有九年之預。又將敦本以勸稼。開  
 帝籍之千畝。良農世業。異物不覩。播百穀而克敏。應三時而就  
 緒。璣璫鎧闕。淮陟劣反。兩陌間道也。雨霏。孰任其勞。侯疆侯  
 以干耦其耘。不怒自力。疏邀其理。狼秀不植。菴觀堅卓。與與藁  
 藁。溝塍畹畦。且萬里而連。繹醜惡不毛。硤陘荒瘠。化為好時。轉  
 名不易。惟彼汴水。貫城為渠。並洛而惣。昔在隋葉。禊丁太業。欲  
 為流連之樂。行幸之游。故鑿池道。水南抵乎揚州。生民力盡。於  
 畚鍤膏血如水。而爭流鳳翕音攝。徒見於載籍。玉骨已朽。於高

丘。顧資治世。以為利。迄今抗我。而浮舟。桃花候漲。竹箭比駛。海  
 湧涵古沒釋。子隻反。瀨音馮。虹胡工。沸灑尸封。擗音耕反。擊音戶

防巖音味反。崩音聲。岸澹火麥。濇許角。迅邁。匪江匪海。而朝夕舞

乎滂湃音拜。掀音古。之巨艘布未。比坳堂之一芥。艤艘不時而

相值。高師麗拱。而俟。敗智者不敢睥睨。而興作。綿千禩。而為害

豈積患切病。待聖人而後除。厥有建議。導河通洛。引宜禾之

清泉。塞孽華之渾濁。感廣隄而節暴紆。直行而殺虐。其流舒舒。

經炎涼而靡涸。於是自淮而南。邦國之所仰。百姓之所輸。金穀

財帛。四時常調。舳舻相銜。千里而不絕。越舫禽。吳艚槽。官艘蘇。

力賈捕格。閩謳。楚語。風帆雨楫。聯翩方載。鉦鼓鏜他當。鈴公。

合人安而舒。國賦應節。若夫連營百將。帶甲萬伍。控弦貫石。動

以千數其營則龍衛神勇飛山雄武奉節拱聖忠靖宣效吐渾  
 金吾擲颺萬勝渤海廣備雲騎武肅材能驟張方能挾輪投石  
 超距索盞伸鉤水執鼉鼉陸拘罷貅異黨之寇大邦之讐電鷲  
 雷擊莫不擊繫而為囚於是訓以鶴鴝魚鹿之形格敵擊刺之  
 法剖微中虱貫牢徹札揮鉞市邪反矛也擲錄邪革反餘舉無  
 虛發人則便捷器則犀利金角丹漆脂膠竹木以時取之遴乘  
 惡弱割蛟革以連囚劇達各兒格以為弭剿徒官魚服以懷  
 鑿百土備蓋銑所京磨缺古節削其成鑿鋼而鍍五兩鍾胡佳  
 植之霜凝而電爍故有強衝勁弩雲梯輶昌容車修鍛推也延  
 鏃十恭反短矛也銛戈允艾繁弱之弓肅慎之矢谿子之弩夫  
 差之甲龜蛇之旒鳥隼之旗軍事蚤正用戒不虞其次則有文

昌之府分省為三列寺為九殊監為五左選為文右選為武曰  
 三十房二百餘案二十四部黜隋之陋更唐之故補弊完罅剔  
 朽焚蠹人夥地溥事若織組滋廣莫治豐壘成蠱纖弱不除將  
 勝戕斧雖離婁之明目迷簿書而莫覩豪奢倚文以鬻獄庸吏  
 瘵官而受侮各懷苟且以逃責孰肯長慮而却顧官有隱事國  
 有遺利紛訟牘於庭祀繫繫囚於囹圄此浮彼沉甲可乙否操  
 私議而軋於黠沕亡弗各矛盾而齟齬於是合千司之離散儼  
 星羅於一字千染負棟萬楹鎮楚誅喬松以為煤空與山而斷  
 猪官有常真取雄材偉器者以充其數上維下制前按後戩譬  
 如長蛇扶其脊旂而首尾皆赴闔戶而議飛檄乎房闥應答乎  
 秦楚披荒榛而成徑繹緯之閭緹扶表反並乱絲也而得緒崇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二

三

德言堂

善廢醜平險除穢纖悉不遺乎一羽於是宣其成式變亂易守者刑之所取貽之後昆永世作矩至若儒宮千楹首善四方勾襟逢掖褒衣博帶盈仞乎其中士之匿華鏹采者莫不拂巾袵褐彈冠結綬空岩穴之幽邃出郡國之遐陋南金象齒文毛羽翮世所罕見者皆傾囊鼓篋羅列而願售咸能湛泳乎道實沛然攻堅而大叩先斯時也 皇帝悼道術之沉鬱患詁訓之荒繆諸子騰矚呂振而相角羣言貽大來反廣也蕩而莫守黨同伐異此妍彼醜挈俗學之蕪穢詆淫辭而擊括滅與突於用之榮燭仰天庭而覩書同源共貫開天發部於是俊髦並作賢才自厲造門闈而臻壺奧騁辭源而馳辨囿術藝之場仁義之教溫風扇和儒林發秀宸眷優渥皇辟結糾榮名之所作慶賞之

所誘應感而格駟行雉响磨鈍為利培薄為厚魁梧卓行撝鋒露穎不驅而自就復有珮玉之音籩豆之容絃歌之聲盈耳而溢自錯陳而交奏煥爛乎唐虞之日雍容乎洙泗之風誇百聖而再講曠千載而復觀又有律學以議刑制筭學以究九九舞象以道幼稚樂德樂語以教世肖成材茂德隨所取而咸有若夫會聖之宮是為原廟其制則般輸之所作其材則匠石之所論萬指舉築千夫運斤揮汗霏霧吁氣如雲楚鼓弗勝靡有諗勤赫赫太宇有若山踊而嶙峋下盤黃圻上赴北辰藻珠廣寒黃帝之宮榮光休氣籠籠往來葱葱鬱鬱而氤氳其內則檐枋梁道棖題武方反大梁相之仁反屋梧楹栴補行反官口中門拱闈闈屏宇閎闊聳張矯踞龍征虎蹲延樓跨空甬道接

直文頁及讀集 卷之二 二

陳熙於糾反玄黑也亞鳥各反白土也備叩呼古反文彩燦爛

詭文菱阿美藻之流漫驚波迴連之瀛余力減呼逼飛仙降真之縹緲翔鷓鴣鷗之甍甍地必出奇士無藏珍球琳琅玕璠璣瑤琨流黃丹沙玳瑁翡翠垂棘之壁照夜之蠙カレキ鵠象齋角削犀劇玉鏤刻雕鏤其妙無倫焜煌煥赫璀璨輝映繁星有爛彤霞重照軒廡所繪功臣碩輔書太常而銘鼎彝環列而趨造龍章鳳姿瑰形瑋貌文有伊周武有方召猶如蹇謬以立朝圖寧社稷指斥利害踟躕四顧而不撓其殿則有天元太始皇武儼極太定輝德熙文衍慶美成繼仁治隆之名重曠隆準天日炳明皇帝步送百寮拜迎九卿三公挾輔扶衡儀仗衛士填郭溢城于時黔首颺集百作皆停地震岳移波翻海頃足不得旋

耳不得聽神既安止窮閭微巷惟聞咨嗟歎異之聲於是山壘房想儀樽竹籥踐列於兩楹瞽史陳辭宰祝行牲案芻豢之肥臞視物色之犁解登降裸獻百禮具成至於天運載周甲子新曆受朝萬方大慶新闢於時再鼓聲絕按節收鐃儼三衛與五仗森戈矛與交戟探乎明而傳點越校尉而唱籍千官鷺列以就坎然後奏中嚴外辨也撞黃鐘以啟樂合羽扇以如翼欣飛道駕以臨座千牛環帝而屏息爐烟既升寶符奠瑞玲乾安之如音仰天顏而可觀羗夷束髮而蹈舞象胥通隔而傳譯宣表章以上聞奏靈物之充斤羣臣廼進萬年之觴上南山之壽太尉升奠尚食酌酒樂有嘉禾靈芝和安慶雲舞有天下太定盛德升聞飲食衍衍燔炙芬芬威儀孔攝而中度笑語不諱而有

文故無族譚錯立之洞泉瓏廣布武之紛紜蓋天子以四海為  
宅有百姓而善羣廷內不灑掃而行禮則天下雲擾而絲棼故  
受玉而情知晉惠之將卒執幣以下知若敖之不存聞樂而走  
者為金奏之下作雖美不食者為犧象之出門賦湛露彤弓而  
武子不敢答奏肆夏大明而穆子不敢聞蓋禮樂之一缺則示  
亂而昭昏是以宣王享士貴以殺蒸而刑三晉之法高祖因叔  
孫之制而知為帝之尊豈治朝之禮物尚或展翳而沉湮此所  
以舉隆典而定彝倫者也其樂則有咸池承雲九韶六英采齊  
肆夏蕭韶九成神農之瑟伏羲之琴僊氏之鍾無句之磬鏗鏗  
鏗鏗戶骨和氣薰蒸于以致祖考之格于以廣先王之聲音王  
道既弱淳風變洗樂器遭鄭衛而毀矇瞽適秦楚而逃朝廷慢

金石之雅正諸侯受歌管之嗷嘈文侯聽淫聲而忘倦桓公受  
齊樂而輟朝季子始無譏於鄒仲尼迺忘味於韶故使制度無  
考中聲浸消非細則擲胡化非單則高惟今也求器得耕野之  
尺吹律有聽鳳之簫或酒或離或鼓或馨虛驕或鏞或棧或管  
語簫反管也或筵朋交反小軒眾器俱舉八音孔調鸞鷲離丹  
穴而來集鳴嗷喑而舞修猗音喬又有賓在宗反旅巴渝之舞  
僭牛錦休摩葛狄鞮劉之倡遠八面內而進枝踰山海而梯航  
故納之廟者周公所以廣魯觀之庭者安帝所以喜其來王若  
其四方之珍以時修取竭天產發窮人迹砥其遠適陳之藝  
極厥材竹木厥貨龜貝厥幣錦繡厥服絺綌旃貢羽毛祀貢祭  
物嬪貢絲枲物貢所出器貢金錫砥礪器丹鉛松怪石惟金三



品惟土五色。泗濱浮磬。羽畎夏翟。龍馬千里。神茅三春。方箱隋  
 裴肆陳乎殿陛。曹苞廣置。亟傳乎騎驛。連檣結軌。川咽塗塞。耶  
 歛終歲而不息。至於棘氏楚蒲比翟儂詹耳雕脚獸居鳥語之  
 國皆望日而趨。累載而至。懷名琛。拽馴獸。以致於闕下者。旁午  
 廼有帛艷德呼罽居例氈巨俱。蘭干細布。水精琉璃。軻虫蚌珠。  
 寶鑑洞瞻。神犀照浦。山經所不記。齊國所不覩者。如糞如壤。幹  
 力丁積乎內府。或致白雉於越裳。或得巨擘於西旅。非威靈之  
 遐暢。孰能出瑰奇於深阻。蓋徼外能率。夾種來以修好。則中土  
 當有聖人出而寧宇然皇帝不寶遺物不尚殊觀抵金於嶺  
 岩之山。沉玉於五湖之川。洞剽之劍。廼入騎士之鞘。齧郟之馬  
 或服鼓車之轅。至於乾象表。既坤維。荐社靈物。仍降嘉生。屢起

暈適背錦虹。蜺抱珥。鳴星隕石。怪颺變氣。垂白鮐背者。不知有  
 之。况能言孺倪。豈獨此而已也。復有穹龜負圖。龍馬載文。汾陽  
 之鼎。函德之芝。肉角之獸。蕭聲之禽。同穎之禾。旅生之穀。游郊  
 栖庭。充畦。冒時。非烟。非雲。蕭索輪囷。映帶乎闕角。葱蔚乎城壘。  
 鷺鳥不攪。猛獸不噬。應圖合謀。窮祥極瑞。史不絕書。歲有可紀。  
 發微子於是言。曰。國家之有若是。歟。意者先生快意於吻舌。而  
 及此耶。先生曰。國家之盛。烏可究悉。雖有注河之辨。折角之口。  
 終日危坐。抵掌而譚。尤不能既其萬一。此特汴都之治迹耳。子  
 亦知夫所以守此汴都之術。古昔之所以興亡者乎。客曰。願聞  
 之。先王曰。繫此寰宇。代狹代廣。更張更弛。黃帝都涿鹿。而是為  
 幽州。少昊都窮桑。廼今魯地。伏羲都陳。帝譽都亳。堯都平陽。廼

若其夫而授人時舜都蒲陵迺觀羣后而輯五瑞公劉處豳而  
兆王業之所始太王徙邠者以避狄人之所利文王作鄆方蒙  
難以稱仁武王治鎬復戎衣而致又蓋周有天下三百餘年而  
刑措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年而五伯更起星禽旦割各據  
穀兵以專列疆侯脇帶於弱國不頌人君之經費天下日蹙而  
日裂中國所有者無幾當時權謀爲上雌雄相噬孰有長距孰  
有利背兵孰先選糧孰夙峙孰有翹關之卒孰有憑軾之士孰  
有素德孰有疆荷孰欲報惠孰欲雪耻或奉下邑以賂讐或舉  
連城而易器骸骨布野介胃生蟻肘血丹輪馬鞍鎖鞞勢成莫  
格國墟人鬼噫彼土宇凡幾吞而幾奪幾完而幾弛秦中形勢  
之國加兵諸侯如高屋之建瓴水神阜天邑以先得者爲上計

其他或左據函谷右界褒斜號爲百一之都東有清泉西有嶺  
澠定爲王者之里以至置春陵之俠客與泗上之健吏扼襟控  
咽屏藩表裏名城池爲金湯役諸侯爲奴隸拓境斥地輟輶荒  
裔東包蟠木西卷流沙北統幽陵南裹交趾厥後席治滋永泰  
心益侈或慢守以啟戎或朋淫而招兇橫調無藝而垂竭游役  
不時而就整廬令日縱而不繼鷺翻厭觀而常值睚眦則覆戶  
而流血愉悅則結纓而珮璫粉墨雜糅賢才逆曳腫微齧茹而  
竊肉食賊臣迴先而圖大器郡國制節侯伯方軌或爲大尾而  
不掉或爲重腿而屢蹶室有丹楹城有百雉朝廷無用於揚燎  
冠冕不抗於執贄天維披裂地軸杌杌羣生變焦同難然同而  
殄瘁雖有城池周以鄧林繁以天漢曳輦可以陟崇巘設射可

以濟深水故武侯浮西河而下自哆其地而進戒於吳起蓋稅  
政肆於廟堂之上則敵國起於蕭牆之裏矣問左孟門而右太  
行左洞庭而右彭蠡發微子曰天命有德主此四方如輻之拱  
轂如楸之會極其硃口默反堅也鞏者天與之昌其間於可可  
力可者天與之亡且非易之所能壞亦非險之所能藏非愚之  
所能弱亦非賢之所能疆故將吞楚也白蛇首斷於太澤將繼  
劉也雄雉先雉於南陽龍祭力之出積而屢弧隱亡周之語暮  
收襲門而天帝貽刑號之殃人力地利信不能偃植而支作而  
皆聽乎彼蒼故鯨鯢薄解反勳苦海反惡怒也決一死於吻  
血兕虎闖匹賓反客也闕式旨反踐魏嶽為平崗蹂生靈如蹋  
塊斂天下如揚糠其敗也抉目而折骨其成也頂冕而垂裳由

此觀之土地足以均沛澤而施靈光而已易險非所較賢否亦  
未可議也先生曰以易險非所較者固已乖矣以賢否非議者  
烏乎可哉客不聞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有德則昌者乎地欲得  
險勢欲參德道隘卑陋則無以容萬乘之扈從供百司之廩餼  
據偏守隅則無以限四方之貢職乎道理之遠邇撫原申區訓  
宅製軍趨八極而奔走正南向而負辰舉天下於康達力士體  
僵而不敢取貪夫汗縮而不敢睨者恃德之險也襟馮終南太  
華之國背負清渭濁河之注搃人之吭而拊人之脊一日有變  
而萬卒立具然而布衣可以窺隙而試勇匹夫可以爭行而號  
呼彼天府之行沃適為久而保聚此以地為險者也地嚴德暢  
然後為神造之域天設之險大哉炎宋帝眷所矚而此汴都百

善文類聚卷之二

嘉所毓前無漏淑旋淵呂梁之絕流後無太行石洞孤飛句望  
 浚深之岩谷豐樂和易殊異四方之俗兵甲士徒之須好賜匪  
 頒之用廟郊社稷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羣臣稍廩之費以至五  
 穀六牲魚鼈鳥獸闔國門而取足甲不解繫刃不離鞬秉鉞囚  
 奴而單于奔慕抗旌西蕤而冉驪莫江蠟伏南夷散徒黨而入  
 質朝鮮畏菹醢而修睦解編髮而頂文弁削左衽而曳華服逆  
 節躑躅而取禍者折簡呼之而就戮眈眈帝居如森鋌音堤利  
 錐之外向死士逡巡而莫觸仁風冒於海隅頌聲溢乎家塾伊  
 昔天下阡危王猷失度皇綱解紐嗥符當路帝懷寶曆未知所  
 符可受方國莫越藝祖圖緯協期詭譎扇僞赤子雲望而風靡  
 英雄之融耀而蠅附玉帛駿奔者萬國冠冕充塞乎寰宇絕塞稅

鎧而免軸音同障壘熄燄而摧櫓拜搢神威有此萬旅奕世載

德茂聞過舉髮櫛禾耨子攜稚哺擊菓懋穗疏惡鑿無鉞五戈

反觚角之磳初湛反刻荆扶勿反攬仕御反捨音辭而收圍爰

暨皇帝粉飾朴質稱量纖鉅鏗鏗奏廟之金玉璨璨來極之

簞簞訓典嚴密財本豐阜刑罰糾虔布施優裕田有願耕之農

市有願藏之賈草竊還業而斂迹大道四通而不鼓徒古反塞

也車續馬連千百為羣肩輿相載前卻而後阻才與反壤歌歌

者萬井未聞歌於利反聲不平也嘷於求反氣逆也而告瘡雖

立墮為界其誰敢擗子藥反柵也賻而批解况此汴都者乎抑

又有天下之壯客未嘗覩其輿也且宋之初營是都也上睨天

時下度地制中應人欲測以聖智建以皇極基以賢傑限以法

士垣以大師屏以大邦，托以公侯城以宗子，以義為路以禮為門，鍵鑰以柄，開闔以權，掃除以政，周裹以恩，廼立室家以安吾君，有庭其栢社稷，臣也有庭其楸，眾材會也，有闈孔張通厥明，也有牖孔陽達厥聰也，其檻如衡，前有憑也，其壁如削，後有據也，其陛則崇，止陵踐也，其極則隆，帝居中，也，邑都既周，宮室既成，於是上意自足，廼駕六龍，秉德輿，先警蹕，由黃道，馳騁乎書林，下觀乎學海，百姓欣躍，莫不從，屬車之塵，而前邁，妙技皆作見者，膽碎，廼使力士提挈乎陰陽，搏從桓椽於煥乎剛柔，應乎成器，方圓微碩，或粉或白，隨意所裁，上方咀嚼乎道味，斟酌乎聖澤，而意猶未快，又欲浮槎而上，窮日月之盈昃，尋天潢之流，派操執北斗之柄，披行二十八壘之次，奪雷公之枹，收風伯之

鞞一瞬之間，而其澤露霏，囚孽羣於幽獄，敷景雲而黯靈，統攝陰機，與帝唯諾，而無闕，如此淫樂者，十有七年，疲而不止，諫而不改，吾不知天主之用，心但聞夫童子之歌，曰孰為我已，孰釐我載，茫茫九有，莫知其界，客乃覩覩音眩然驚拳拳然謝曰非先王無以刮吾之矇，樂吾之贖，臣不能究皇帝之盛德，謹再拜而退。

古詩

詠史

鮑明遠

五都矜財雄三川，河洛伊養聲利百金不市死，明經有高位，京城十二衢，飛甍各鱗次，仕子彫華纓，遊客竦輕轡，明星晨未稀，軒蓋已雲至，賓御紛馳香，鞍馬光照地，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

媚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

三才圖會卷之二

三五終

Blank area with faint vertical line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三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梓

居處部

關市 聚貨

群書要語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易仲夏之月關市無  
索月令司關掌國化之節以聯門市凡貨不出於關舉其貨節  
其人國凶荒則無關閉之征周禮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  
為關也將以為暴孟子關譏而不征孟子關在境所以察出禦  
入蔡邕月令市市買賣所也說文市恃也言交易而退恃以不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三

總序

價也風俗通闔者市之垣闔者市之門肆所以陳其貨之物居所以置其貨之物古今注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易建國必面朝而後市質人掌買賣質劑注契券也司市掌市之治教刑政量度禁令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王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王言其多

司市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闐闐者與其譏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掌戮凡殺人者詩諸市肆三百刑盜于市並周禮市中空地謂之廛鄭眾周禮歌舞于市井詩什一去關市之征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歲于其市矣市不貳價雖使五尺之

童適市莫之或欺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並子孟子一闔之市必立之平楊子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楊子刺綉文不如荷市門前食貨志九市開場貨別隊分西都賦市樓謂之旗亭西京賦注列肆雲曼晉成伯陽市賦貨隊分廛李庚賦市官賈正掌貨物使有常價若市吏昭六注市儉太儉市儉也淮南子注駟儉謂估儉其餘利漢書作儉師古曰儉者會合二家交易駟者其首率也貨殖傳儉賣者皆當着巾白帖額題所儉賣者及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晉令市價廉價三之貪價五之貨殖傳半賈而賣注本百千錢者止得五百也賈讀曰價前食貨志亡者取倍稱之息注

取一償一為倍稱。萬物印貴注印物價起。穀價翔貴並食

貨志 良賈不為折閱不市注閱賣也謂損所閱賣之價荀子

詩句石城除擊折鐵鎖欲開關杜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李

一夫怒臨關百萬夫未可傍杜休道秦關百二重杜市燈火家

家市 山縣早休市小市常爭采 童僕來城市市中得酒還

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力並杜暮宿淮陰市 終身棲郭門

不入襄陽市並李羅米買束薪百物資之市坡古今賢達人

爭咸陽市山谷稍尋芋家町曠行始得村落魚菜市山谷

**古今事實** 僕罵門者

楚公季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筆而罵曰隸也不力門

者出之

雞鳴度關

燕丹去秦夜到關關門不開丹為雞鳴眾雞皆鳴遂得逃歸

秦昭王囚孟嘗君君變姓名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出客恐

追至居下坐者能為雞鳴於是群雞皆鳴遂出關史記

老子度關

周元年老子之度關令尹喜先勅門吏曰若有老公從東來乘

青牛簿板車者勿聽過關其日果見老公乘青牛車來度關吏

入白之喜曰諾公今來矣我見聖人矣即帶印綬出迎設弟子

之禮關中記

燒角公關



沛公西入武關居於灞上遣將軍閉函谷關無內項王項王大將亞父至關不得入怒曰沛公欲反耶即令家發薪一束欲燎關門關門乃開

置關用傳

景帝四年復置諸關用傳出師古曰古者或榮刻木為合符或用繒帛張宴曰傳信也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寫一通付關吏

閉門大搜

漢武帝天德元年閉門大搜

丸泥封關

隗囂將王元謂囂曰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

一時

終軍乘繻

終軍初從濟南嘗謂博士入關關吏與軍繻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還乘繻去後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乘繻生也

乘車出關

後漢郭丹南陽人少從師之長安從死人陳洮買入關符以入函谷關既入封符乞人慨然曰不乘使者車紋不出關更始二年以丹為諫議大夫持節安集南陽去家十二年果乘高車出關更始敗歸鄉里太守杜詩請為功曹丹薦人自代而去詩歎

息新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為後法注買符非直符從死人陳洮  
買入關符

生入玉關

班超在西域年老思歸乃上書曰不敢望到酒泉但願生入玉  
門關

神農為市以下係市

神農氏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  
所蓋取諸噬嗑注噬嗑合也市人之所聚異方之所合易係神  
農氏作市高陽氏衰市官不脩祝融脩市古史考  
市弗飾價

孔子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價

舉賢於市

百里之內舉於市孟

以宅近市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辭曰小人近市得所求小  
人之利也

舞鶴於市

吳王葬女舞白鶴於市冷萬人觀之因以為殉吳越春秋

乞食吳市

伍子胥出昭關吹篪乞食於吳市

歌於市中

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三

五

以屠居市

聶政殺人避仇以屠為事居市井

爭利於市

張儀勸秦伐韓曰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周室天下之朝市也

攫金於市見金門

徙木於市

秦孝公使公孫鞅定法令法今既具恐人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與千金

懸金於市

呂不韋者呂氏春秋慕之咸陽市懸千金其上者能增一字者

與之千金時無能者

槐市

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北為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為隊無墻屋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貨物及經書傳記笮磬樂物相與賣買雍容揖遜或議論槐下三輔黃圖

令吏坐市

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前食貨志

市喜除惡

呂布殺董卓百姓相勸欣喜林舞皆賣家中珠璣衣服牀榻以買酒食相慶賀長安酒肉為之踊貴別傳

隱於市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三

六

七

毛公薛公遭戰國之亂二人俱以處士隱於邯鄲市毛公隱為博徒薛公隱於賣膠高士傳

市吏公廉

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及尹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饋百賈畏之

賣市中見下門

滌器市中見沽酒門

閱書市肆見醫書門

為市令

光武以祭遵為市令上家人犯法遵格殺之為市門卒

梅福變姓名為吳市門卒

賣藥於市

韓康伯賣藥於長安市口不二價

宮市

德宗時宦者王宮市嘗置數十百人閱物屢左謂之白裘無詔文驗數但稱宮市則莫敢誰何大率與直十二不償諫臣文章列上皆不納張建封傳

罷市哭喪

羊祐都督荊州卒州人正市聞祐卒皆號慟罷市

子貢廢著以下係廢著見

子貢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注著猶居也讀如貶漢書作廢非

又曰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貴注謂停貯也

陶朱積居

陶朱公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音義曰逐時而居貨

古今文集

律詩

守關

劉季孫 文監

晨雞三呼未開關留滯行人更解鞍却上月明高處立曉風吹

面作清寒

雜著 以下係市

觀市

劉禹錫

由命士已上不入於市周禮有焉乃今觀之蓋因也元和二年

沅南小雨自季春至六月毛澤將盡郡守有志于良誠信而

雲遂徧山川方社又不雨遂遷市于城門之達余得自麗譙而

俯焉肇令下之日布市籍者咸至夾軌道而介分吹焉其左右

前後班問錯時如在闐闐制其列區榜揭價名物參外夷之貨

馬牛有牽集作緯私屬有閑在巾笥者絨艾及素焉在几閣者

彫形及質焉在筐篋者白黑巨細焉業于饗者列饗饌集作饌

陳辨餌而苾然業于酒者舉酒旌滌盃盃而擇然鼓力之人設

高俎解豕羊而赫然華實之毛畋漁之生交輩走錯水陸群狀

顯名入隧而分韞藏而待價者負挈而求沽者乘射其時者奇

贏以游者坐賈顯顯行賈遑遑利心中驚貪目不瞬於是質劑

之曹較固之倫合彼此而騰躍之集作胃非良苦於集作之

非巧言數量衡於險手。杪忽之差。鼓舌僉儻。詆欺相高。詭態橫出。鼓實譁。分煙埃。奮羶腥。壘集作壘巾履集作屨。鑿而合之。異致。同歸。雞鳴而爭赴。日午而駢闐。萬足一心。恐人我先。交易而退。陽光西徂。幅員不移。徑如初中。無求隙地。俱唯集作為守木。鳥鳥樂得腐餘。是日倚衡而閱之。感其盈虛之相。尋速故。署于篇云。

古詩

看放市

梁東堅吾

旗亭出御道。遊目暫迴車。既非隨舞鶴。聊思索枯魚。因讀識李王。涉酒見相如。日中人已合。黃昏故未疎。  
詩話

謂市為虛

柳子厚作童區寄傳云。虛所賣之。注南越中謂野市曰虛。吳賢良曰。蓋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嶺南村市滿時少。虛時多。謂之為虛。不亦宜乎。故峒岷詩云。綠荷包飯赴虛人。

### 道路

羣書要語。道路也。路露也。言人所蹈而露見也。釋名。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岐道旁止。三達謂之劇旁。旁出岐多。故曰劇。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康樂莊盛也。七達謂之劇。駝馬有四。今此有七。故謂之劇。駝。八達謂之崇期。崇多也。多道會期在此。九達謂之達。日。植言似龜背。故曰植。爾雅。

南北為阡東西為陌風俗通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夏官修

除周禮治道也軍旅田役令銜枚禁讙呼歎鳴於國中者行歌

突於國中之道者銜枚氏比修除道路者注比校治道者野序

氏犯軼注行山曰軼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苦芻棘柏為神王

既祭之以車轆之而去喻無險難也又曰謂祖道轆轳磔犬也

大馭季春開通道路毋有障塞道聽塗說班白者不負

戴於道路商旅皆願出於其塗矣並孟子大道甚夷而人好

徑老子塗歌里詠長安城中八街九陌三輔舊事方軌十二

街衢相經注城門三面皆平正可齊列十二車其中街衢互相

經涉張衡西都賦倚紫陌而並征王粲獵賦羊腸盤道三十六

迴王智深云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此言末路之難戰國策負者

歌於塗歐賦

詩句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曹植羊腸路屈曲車輪為之推

魏武帝危塗中紫盤仰望垂綿纒杜驂輶開路道杜結軫毛郊

路選逸驥騰夷路選道塗隘輪蹄韓往問征夫路坡着輓陸

涉遠道李畏塗崦巖不可攀李

古今事實

康衢謠

堯微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

行者遜路

虞芮爭田而訟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之入其境

百文類聚

卷之三

德壽堂

耕者逸畔行者遜路曰嘻吾儕小人也不可入君子之庭退以所爭之田為閑田

通道夷蠻

武王遂通道於九夷八蠻

列樹表道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過陳道無列樹單子告歸曰陳侯不有大咎必亡注古者列樹於表道且為城守之用也

道不拾遺

孔子之為政男女行者別其途道不拾遺四方客至於邑者皆如歸焉家語

兩車爭道

楚野辨女者昭氏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于荆至於狹路有婦人乘車與大夫遇擊折大夫之車軸大夫怒將執以鞭之女曰妾聞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狹路之中妾之避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伺是以廢于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非遷怒哉不怒僕而怒妾豈不貳過哉列女傳

行不由徑

澹臺滅明行不由徑語

泣岐南北

揚朱泣岐謂可以南可以北也淮道訓

亡羊多岐

塗人肩摩



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以大王之賢與齊之疆天下莫能當

秦之馳道

漢賈山曰秦東窮燕齊南極吳越躡道廣五十步隱以金權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托足焉

車書其道

漢光武車書其道本贊

途窮輒哭

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車轍所窮輒慟哭而返

私行巡省

王戎簡脫不持儀刑好乘巴滇馬雖為三司率爾私行巡省園田不從一人以手巾搵腰戎故吏多至大官相逢戎輒下道避之竹林七賢

相逢避道

北齊司馬膺之神氣甚高性方古舊與楊愔同為黃門即至膺為尚書令抗禮如初曾路逢愔威儀導引乃於樹下側避愔望見令呼謂曰兄何意避我膺之曰我自避赤捧本不避卿愔甚重之

御道樹柳

隋煬帝大業元年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邦溝自山陽至楊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旁皆築御道樹以柳

行不齋糧

唐太宗路不拾遺行旅不齋糧取給于道通鑑

道路列肆

元宗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食貨志

避宰相路

劉公安世作都承旨待制欲至梁門見一相識呂微仲作左相與執政出尚書省相從歸府第遇之於塗除去席帽涼衫歛馬於後溝廟下既至遣人傳語相揖而過當時若無所據則為犯義微仲歸不下廳呼門下省法吏問從官道逢宰相如何吏檢條但有尚書省官避令僕兩省官各避其官長而無兩制避宰相之法微仲遂止然終不樂語錄

古今文集

雜著

山南西道新修驛路記

劉禹錫

開成四年梁州牧缺上玩其印疑旒深思曰伊爾卿族歸氏以文儒再世居喉舌今天官貳卿融能嗣其耿光嘗自內庭歷南臺尹轂下政事以試可為元侯乃付印殺秩太宗伯兼御史大夫玉節獸符鎮于媯墟公拜手稽首曰臣融敢揚王休于天漢之域既泣止咨于羣執事求急病者先之或曰華陽黑水昔稱醜地近者嘗為王所自態不變人風邑屋與山水俱一都之會自為善部矣惟駟遠之途敬危隘東其醜尚存使如周道在公願指耳於是因年有秋因府無事軍逸農隙人思賈餘乃懸壘

山邦木之傭募其力揆攢數撞祕之用厄其工具昇輦奮鋪之  
器膺其要磬鼓以程之糗醪以犒之說使之令既下奮行之徒  
全集我之提封踞右扶風觸劍閣千一百里自散關抵褒城次  
舍十有五牙門將賈贖董之自裒而南逾利州至于劍門次舍  
十有七同節度副使石文潁董之兩將受命分曹星馳並山當  
蹊頑石萬狀切者抨者兀者鉅者磊落傾歌波翻獸蹲熾炭以  
烘之嚴醢以沃之潰為埃煤一簣可掃棧閣盤虛下臨谿層  
崖峭絕朽木且鉄因而廣之限以鈎欄狹徑深陁街尾相接從  
而拓之方駕從容急宣之騎宵夜不惑郝曲稜層一朝坦夷興  
役得時國人不知繇是馱行者忘其勞吉行者徐其驅擊行者  
家以安貨行者肩不病徒行者足不腫乘行者蹄不烈公談私

詠溢于人聽伊彼金其牛而誘之以利曷若我子其民而來之  
以義乎既訖役南染人書事于牘請紀之以附于史官地理志  
古詩

行路難

白居易

太行之路能摧車若比君心是坦途巫峽之水能覆舟若比君  
心是安流君心好惡若不常好生毛羽惡生瘡與君結髮未五  
載豈期牛女為參商古稱色衰相棄背當時美人猶怨悔何況  
如今寫鏡中妾顏未改君心改為君重衣裳君聞蘭麝不馨香  
為君成樂谷飾君看珠翠無顏色行路難難重陳人生真作婦人  
身百年苦樂由他人行路難難於山險於水不獨人間夫與妻  
近代君臣亦如此君不見左納言右納史朝承息暮賜死行路

難不在水不在山祇在人情反覆間

今古路

劉貢父

出前道路多縱橫不可測我今欲遠行須問曾行客徐徐逢路  
人借問青松側客曰今何往客是遊京國客乃指要路而言行  
有益古路雖大道不如今路直但行古人路猶如假羽翼彼客  
別我去獨自躊躇立為見今古路信乃無苦惑今路足輪蹄古  
路多荆棘欲行今人路恐背古人跡欲行古人路今人笑迂僻  
又疑不出門奈何饑寒逼哀哀此時路悠悠蒼天色不避今人  
嫌路浪行古陌古陌雖然遠且保無蹶失勉哉自勉哉前去難  
之適不獲見朱萬古凝愁魄

# 津堠

群書要語津水渡也堠水津也說文

詩句江閣嫌津柳風帆數驛亭杜回首過津口而多楓樹林杜  
我行倦風湍轉將問津高適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寇萊  
公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韋春水絕深四五尺野  
航恰受兩三人杜明日顛風當斷渡坡往問隴頭吏潮州尚  
幾里韓十里五里短長亭柳單牌雙堠頭都白楊廷秀

古今事實

問津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三

十一

為譙子路曰為孔丘曰是知津矣

津吏醉卧

趙簡子南擊楚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召欲殺之津吏女持楫而前曰妾父聞主君東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故禱九江三淮之神不勝至祝杯酌餘瀝醉至於此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將渡少一人乃備父持楫遂與渡中流祭激楫之歌簡子悅以為夫人列女傳

子胥解劍

楚欲殺伍胥奔吳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胥解劍以謝之漁父不受

烏江渡

項羽垓下之敗遂引兵欲渡烏江烏江亭長艤船待謂羽曰江東雖小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羽曰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

關津奇留

王莽令吏民出入持布錢以副符傳不持者厨傳勿舍關津奇留問是何人而停留之

以軍記里以下係里埃

黃帝遊幸天下以軍記里內傳

植槐代塚

高孝寬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塚經雨頽毀每鎮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勒部內當塚處植槐木代之既免修復行

旅又得庇廕周文後見恠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天下同  
乏於是分諸州道路一里植一木二里植二木百里植五木焉  
北史

里置銅表 以下係疆界

魏文帝迎薛靈芝大道之傍一里置一銅表五尺以志里數

東西之界

聊攝以東始尤以西注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東北有聊  
攝城姑尤齊東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昭二十

賜履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吾處北  
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

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  
以來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  
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土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僖四

古今文集

古詩

過石碓渡

楊廷秀

峩橋小渡十里長石碓小渡五里強斜風細雨寒蘆裏下有深  
潭黑無底渡船劣似紙半張五里却成十里望中流風作浪如  
山前進不得後退難隔溪市井只咫尺安得飛墮於其間大江  
風濤甚着力小渡風濤更無敵咫尺性命輕於毛只恐一毛猶  
不直

律詩

楊子津望京口

孟浩然

北固臨京口，夷山近海濱。江風白浪起，愁殺渡頭人。

渡江

杜甫

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舟楫歎斜疾，魚龍偃卧高。渚花張素錦，汀草亂青袍。戲問垂綸客，悠悠見汝曹。

瓜州渡

鄭谷

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頭人。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嚮瀟湘我嚮秦。

過楊子江

楊廷秀

祗有青霜凍太空，更無半點荻花風。天開雲霧東南碧，日射波瀾上下紅。千載英雄鴻去外，六朝形勝雪晴中。携瓶自汲江心水，要試前茶第一功。

又

又

天將天塹護吳天，不似轂函且一關。萬里銀河瀉瓊海，一雙玉塔表金山。旌旗隔岸淮南遠，鼓角吹霜塞北閑。多謝江神風色好，滄浪千頃片時間。

古詩

以下係堆

路傍堆

韓愈

堆堆路傍埃，一雙復一隻。迎我出秦關，送我入楚澤。千以高山，遮萬以遠水。隔吾居，勤聽治。照與日月敵，臣愚幸可哀。巨罪庶可釋，何當迎送歸。緣路局歷歷。

事類彙編

律詩

堠子

孫明復

直上亭亭若短夢，畫分南北與西東。從來多少迷途者，盡使平

入漂水界，閱堠子。

楊廷秀

終入漂水界，休教勤吏民。是誰差堠子，又立符車塵。晉薛今仍

詩話

託堠子譏刺

劉子儀與夏英公在翰林，英公為副樞，意頗不平，作堠子詩云：空呈厚貌，臨官道，犬有人從捷徑過。歐詩話。續集二卷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四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居處部

鄉里

羣書要語：鄉，向也。衆所向也。釋名：里者，止也。五十家共居止也。

風俗通

太司徒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愛；五

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聞；五

州為鄙，使之相賓。周禮：一命齒于鄉里，黨正里有殯，不巷歌。曲

禮：國君去其國，止之日，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

事類彙編

卷之四



士曰柰何去墳墓也曲禮五十養於鄉六十杖於鄉王制維桑

與梓必恭敬止注父之所植已尚不敢不恭敬小弁里仁為美

語四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語十君子居是邦也事其大夫

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語十五子貢曰禮居是邦不非其大夫

家語家語夙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滕文公鄉黨賈如齒公孫丑適異鄉者見似人而喜莊子遊於

無何有之鄉同上張儀築益州城故錦澗也號錦里益州記卑

社鳴此里有聖人春秋傳潛潭巴云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

足以少留王粲賦詩句坐深鄉里敬社坐下漸人多宋百家為語里長者德齒敬

已占坡舊籍在東都茅屋枳棘籬還歸非無指灞渭揚春漸生

今耕吾疆歟也埋吾陂文章自傳道奚仗史筆為韓寄崔立之  
里門先卜敬鄉人韓

古今事實

居鄉黨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語十

魯父母國

孔子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魯有關里

關里在兖州節孔子所居之故宅也漢晉春秋

關黨童子

關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

與先生金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互鄉難言

互鄉難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其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里名勝母

曾子至孝。不逼勝母。墨子非樂。不入朝歌。淮南子

不以私惡廢鄉

公山弗狃曰。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注**不以私怨廢鄉。黨之好。哀八

誑其里社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

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消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子昔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悲心更微。列子

下車過故鄉

常樅謂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不忘故耶。樅曰。嘻。是也。說苑

為鄉里重輕

于木隱而西河美。李陵降而隴西慚。唐登科記

立粉榆社

漢高祖少時。於粉榆之社。及移新豐。亦立焉。郊祀志。粉榆。鄉名。故後人

用粉榆字為鄉曲也。劉禹錫上武相公書：一身主祀萬里望粉榆之鄉。

步入里門

萬石君徙居陵里，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張湛為馮翊，告歸平陵，望里門而步。主簿曰：明府位尊，不宜自輕。湛曰：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輕之有？苗晉卿為太守，嘗入壺關望縣門，輒步曰：公門當下，况父母邦乎？

南陽帝鄉

光武紀：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

鄭公鄉

國相孔融深敬鄭玄，疑復造門，生高靈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

齊置士鄉，越有君子鄉，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謂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四皓有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二事大夫也。今公之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後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高車駟馬，號為通德門。

改高陽里

荀淑舊里名西豪，穎陰令以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改其里曰高陽里。

月且評

許劭與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

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君子鄉

王烈以義行稱鄉里有爭田者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有望廬而反有以血者不辭刑罰勿疑王烈方知之號所居為君子鄉後漢

得鄉里心

魯肅大散財貨其得鄉里忻心吳志

鄉關所嫉

何曾陵駕人物鄉關疾之如讎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焉晉書

豐約與共

何琦豐約與隣鄉共之晉中興書

文里武鄉

范相年漢中人嘗謁宋明帝因言及南海貪泉帝問相年云鄉鄉中有此水否對曰臣漢中唯有文里武鄉廉泉讓水足以表名

賊不入其鄉

魏任旆字子旆樂安傳昌人漢末黃巾起到傳昌聞旆姓名曰夙聞任子旆天下賢人今作賊那可入其鄉耶

穢里

齊劉繪為南康相都人有姓賴所居名穢里繪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答曰未審孔子有何關而居關里

見鄉人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四

五

德記

越公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通乎薛公曰鄉人也文中子禮樂篇

鳴珂里

唐張嘉貞為相弟嘉祐為金吾將軍每上朝軒蓋騶導盈閭時號所居坊曰鳴珂里

孝悌里

趙清獻公之里表曰故孝子太師趙清獻居其里曰孝悌里

同里生同白以下係同里

盧綰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綰父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至綰與

高祖同日

里中子

酈生傳沛公麾下騎適食其里中子

邑子薦之

朱買臣吳人也詣闕上書久不報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悅之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

薦其邑人

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也時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

鄉人所知

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臣之鄉人所知也世說

鄉人作賦

喜文類集

卷之四

六

德義堂

事文類聚卷之四 德壽堂刊

張絃見楠榴枕愛其文作為賦陳琳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人張子綱所作吳志

同里復遷

華歆與管寧邴原相等管邴同縣人也及遷遼東而子魚不與

同里開

史思明與安祿山同里開唐文宗記

題邑子扇

謝安邑子有蒲葵扇五萬安取其中者題之價增數倍

詩社以下係同社

孫魴沈彬同游李建勳之門為詩社

白蓮社

遠法師結白蓮社以書召陶淵明淵明曰弟子性嗜酒法師若許飲即往矣遠因許之遂造焉因勉入社淵明攬袖而去盧阜

雜記 謝靈運欲入遠公社遠公拒之曰子髮禿而鬚美面與身

戾非今終之相請多行陰德戒飭二年而後可靈運怒曰學道

在心安以貌耶遠笑而不答後靈運果如遠所料盧循反遠與

之執手言笑知人之鑒何明於靈運而暗於循如此耶嵩中靈

香火社

白樂天致仕香山石樓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自稱香山居士鑿龍門八節灘為游賞之樂

古今文集

雜著

事文類聚卷之四 德壽堂刊

眉州遠景樓記

蘇子瞻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為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為迂闊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為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為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

四月初吉谷種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為農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為衆所畏信者一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一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而不分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什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為常其風俗蓋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如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為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為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為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二年民益信遂以無

事因守居之比壙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  
 軾方為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  
 求文以為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  
 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者豈非  
 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  
 文也有焉者借人乘之今亡夫夫是二者於道未大有損益也  
 然且錄之今吾州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  
 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微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  
 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  
 上酒醑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朱元晦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  
 孟氏之籍本未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蓋天  
 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太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  
 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  
 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  
 至於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  
 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九行以  
 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賦焉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  
 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  
 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為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



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為功而不及乎窮理脩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騖乎荒唐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歟婺源學宮講堂之上有重屋焉勝曰藏書而未看以藏莆田林侯愚知縣事始出其所寶太帝神筆石經若干卷以填之而又益廣市書凡千四百餘卷列皮其上裨肄業者得以講教而誦習焉某故邑人也而客於閩茲以事歸而拜於其學則林侯已去而遷任於朝矣學者猶指其書以相語感歎久之一日遂相率而踵門謂某盍記其事且曰近年以來鄉人子弟願學者衆而病未知所以學也子誠未忘先人之國獨不能因是以以一言曉之哉某起對曰必欲記

賢大夫之績以詔後學吾方來則有邑之先生君子在某無所辱也顧父兄子弟之言又某之所不忍違者其敢不敬而諾諾於是竊記所聞如此以告鄉人之願學者使知讀書求道之不可已而盡心焉以善其身齊其家而及於鄉達之天下傳之後世且以信林侯之德於無窮也是為記

謝范舍人書

蘇子瞻

軾聞之古人民無常性雖土地風氣之所稟而其好惡則存乎其之上之人文章之風惟漢為盛而貴顯暴著者蜀人為多蓋相如倡其前而王褒繼其後峨冠曳佩大車駟馬徜徉乎鄉閭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弦歌之聲與鄒魯比然而二子者不聞其能有所薦達豈其身之富貴而遂忘其徒耶嘗聞之老人

自孟氏入朝，民始息肩，救死扶傷，不暇。故數十年間，學校衰息，天聖中，伯父解褐，西歸，鄉人嘆嗟，觀者塞塗。其後執事與諸公相繼登於朝，以文章功業聞於天下。於是釋耒耜而墮筆硯者，十室而九。比之西劉，又以遠過。且蜀之郡數十，某不敢遠引，其他蓋通義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縣。去歲舉于禮部者，凡四五十人，而執事與梅公親執權衡而較之，得者十有二人焉。則其他可知矣。夫君子之用心於天下，固無所私愛而於父母之邦，苟有得之者，其與之喜樂，豈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哉。執事與梅公之於蜀人，其始風動誘掖，使聞先王之道，其終度量裁置，使觀天子之光，與相如玉，褒又其遠矣。某也在十五人者之中，謹因閣吏進拜于庭，以謝萬一。又以賀執事之鄉人得者之

多也

趙季仁司直習鄉飲酒儀序

黃直卿

請賓介陳器饌獻賓介饌獻旅酬燕六者，禮之太節也。登降辭受，禮之文也。鼎俎豆禮之器也。脯醢春膏禮之用也。此觀禮者所具知也。其數易知，其義難知也。鄉飲教親睦也。鄉間親睦，陵犯爭訟之風息矣。夫禮主於敬，敬勝則乖，乖則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和，和勝則瀆，瀆則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敬，始之以禮教，敬也。終之以樂教，和也。拜至拜洗，拜送拜既，敬之至也。請安請坐，爵樂無筭，和之至也。敬而和，禮之太義也。此所以親睦鄉間而息陵犯爭訟之風也。降洗降盥，潔也。辭降辭洗，遜也。父坐子立，孝也。老者坐於上，少者立於下，弟也。飲食必祭，不忘本

也酬爵不舉不盡人之忠也序賓以賢貴德也序坐以齒貴長也序饌以爵貴貴也工歌必獻不忘功也燕及沃洗不忘賤也歌闋雖葛藟卷耳齊家之義著矣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事君之義著矣一飲一食一拜一坐一揖一降無非教也通於義者又非但可以親睦鄉間而已也天理得人心正無所施而不可也聖人著為禮以教人凡為鄉人者皆知此義焉此成周之世所以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也禮廢樂隊鄉人之群飲者未嘗廢豐飲食後供帳悅聲伎恣歡噉教後也道淫也恣恣也無非所以敗人心也此後世之士大夫曾古之服勤於畝畝者不若也然則是禮也雖不行於今之世學士大夫之有志於古者其可不思所以講明而肄習之歟吾友趙君師恕官不達而忘

其貧今不合而志於古其為邑餘杭嘗行鄉飲酒之禮矣今復舉是禮與鄉之有志之士講肄焉禮成有欲紀其儀節而錄之者屬予為之序予猶恐觀禮者習其數而不明其義也故紀其大畧使刻之篇首

詩話

鄉里稱桑梓

詩三百篇各有其旨傳注之學多失其本意若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謂桑梓人賴其用故養而成之莫肯凌踐則恭敬之道父子相與豈特如人之親桑梓今乃言父母之邦者必稱桑梓非也 溫叟詩話

大賢同里

事類彙編 卷之四 一二 忠孝節義

溫公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遂居洛濱買園於尊賢坊以獨樂名之始與先君康節遊嘗曰光陝人先生衛人今同居洛即鄉人也有知道學之尊當以年德為貴官職不足道也公一日着深衣自崇德寺書局散步洛水堤上因過康節天津之居謁曰程秀才云既見溫公也問其故公笑曰可馬出程伯休父故曰程留詩云拜罷歸來抵寺居解鞍縱馬罷傳呼紫衣金帶盡脫去便是人間一野夫草軟波清沙路微手携筇杖着深衣白鷗不待忘機久見我猶穿听柳飛康節和曰冠蓋紛華塞九衢声名相軋在前呼獨君都不將為事始信人間有丈夫風皆河声近亦微斜陽侯伯隔雲表一雙白鷺來烟外將下沙頭却肯飛公一日登崇德閣約康節久未至有詩曰淡日濃雲合復開碧伊

清洛遠縈迴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康節和二云君家梁上午時燕過社今年尚未迴為罰誤君疑望久萬花深處小車來聞見錄

### 思鄉

遠鄉見續集還歸門

**羣書要語**凡生天地之間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其群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回翔焉鳴號焉踳躅焉踟躕焉然後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三年間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淮南子願為黃鵠兮歸故鄉西域傳遊子悲其故鄉今愴恨以傷懷班彪北征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

少留 王案賦

詩句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 古詩 疲馬戀舊林羈禽思故棲

孟郊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 謝元暉 故鄉籬下菊今日為誰

開江想月是故鄉明杜歸心折大力 杜 如何連曉語祇是說家

鄉韓一夜九起嗟夢短不到家 孟郊 舊業今已無還鄉反為客

劉長卿湖上遇鄭田 舊業歸無地他鄉便是家 羅鄴逢友人 眉間黃色見

歸期 韓 蝴蝶夢中家萬里 崔塗全篇見行旅門

古今事實

不忘土風

楚人鍾儀為晉所繫晉侯與之琴遂操楚音晉侯曰樂操土風不忘本也遂釋之

入楚思越

越人莊烏仕楚楚王曰烏越之鄙人今日入楚當買耳亦思越不使入往聽之乃為越吟

樂其所自生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首丘仁也 檀弓

不忘豐沛

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立為新豐縣 三輔舊事 高祖還過沛故人父老諸母子弟佐酒道舊故為笑樂酒酣上自擊筑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今歸故鄉安得猛士今守四方起舞慷慨泣數行下謂沛父老曰游子悲故鄉豐沛

五所生長極不忘耳又曰萬歲後吾魂魄猶思沛

乞骸歸里

貢禹上書曰臣禹大馬之齒八十一自痛去家三千里誠恐一且躓仆不能自還骸骨棄捐孤魂不歸不勝私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死亡所恨

生入玉門關

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不敢望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

避亂去鄉

荀彧字文若董卓之亂棄官歸謂父老曰穎川為兵衝宜亟去之鄉人懷土猶豫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冀有隨者或

獨將宗族至冀州

鄉思轉深

陸機在洛忽思東頭竹篠之飲語劉寶曰吾鄉思轉深矣

語林

秋思尊鱸

張翰字季鷹吳郡人齊王問辟為大司馬東西掾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語欲去意榮執其手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二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官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歸俄而問敗人皆謂之見幾

奮懷舊都

柳子厚書曰河東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其間有大河條

山氣益關左吾因翹翹震震奮懷舊都

古今文集

雜著

蜀舍銘 并序

蜀郡王萬寓鄭榜其居曰蜀舍持餘抗朱俊良所為記過須城  
劉跋而請銘為之銘曰

噫嘻此舍是蜀非耶吞若兩川坤之維耶危乎高哉上青天耶  
赤甲白鹽峙峨眉耶指筇醬餉飯躡鴟耶一物不有而不無耶  
噫嘻此舍是真蜀國身如壺公靡索不獲行以蜀馳卧以蜀息  
陰燕陽魏吳越璫錯裴徇周流誓不以易謂不信者有如此石

榮鄉

羣書要語 關

詩句復此懿親會而增交道榮 李自可化鄉里豈惟門戶榮 曹

風米照鄉間 坡草木亦晶光 后山鞍馬僕從塞間里 韓錦表白

日還家樂鶴髮當年拜壽榮 歐路人應羨錦衣榮 歐里門每入

從千騎賓主俱榮道路光 歐

古今事實

佩印過雒陽

蘇秦字季子佩六國相印過雒陽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  
視俯伏侍取食秦笑謂嫂何前倨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

蘇秦字季子佩六國相印過雒陽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

蘇秦字季子佩六國相印過雒陽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

蘇秦字季子佩六國相印過雒陽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

地而謝曰但見天子位高金多秦喟然嘆曰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衣錦歸故鄉

項羽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初見秦皆已燒殘又懷魚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

買臣守會稽

漢朱買臣吳人武帝拜為會稽太守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食拜為太守衣故衣懷印綬拔歸郡邸道上計時會稽吏相與群飲不視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童也守邸驚出語上計吏皆醉大呼曰謔妄耳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

然坐中驚駭曰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賀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

相如使蜀

司馬相如與臨邛令王吉相善臨邛富人卓王孫曰令有貴客為其召之并召令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一錢不分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買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著犢鼻褌滌器於市中因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言得召奏賦為郎其後言邛笮冉駹者可逼為郡縣上以為然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前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



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權

三組秀鄉里

漢武帝以璽書敕責樓船將軍楊僕曰將軍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注銀銀印也黃金印為主爵都尉樓船將軍梁侯三印故云三組

衣繡畫行

魏張允為雍州刺史太祖曰還鄉本州可謂衣繡畫行矣

冠蓋里

襄陽郡峴山南至宜城百里餘其間雕墻峻宇閭里填列漢宣帝未其間有卿士及刺史二千石數十人同日大會荊州刺史行部見之勅縣名其里為冠蓋里

杖節還鄉

後魏董徵以儒學累遷安州刺史因述職過家置酒高會乃云腰纏返國嘗人稱榮杖節還鄉云胡不樂誠子弟曰此之富貴匪自天降乃勤學所致耳時人榮之不貶其鄉

不貶其鄉

中宗時僕射魏元忠還宋州拜掃上幸白馬寺以送之制曰衣錦晝遊在乎茲日散金敷惠諒焉斯辰元忠至鄉竟無所賑施議者短之

古今文集

雜著

相州畫錦堂記

歐陽永叔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旌旄道前而騎卒擁後來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公自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衮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

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于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益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今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切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於是乎書

汪丞相畫繡堂記

汪彥章

自古人物與山川相為輕重崧嶽生甫及申淇澳生衛武山東

出相山西出將此人物以山川而重也。莘野以伊尹聞磻溪以  
呂望聞隆中。繇諸葛亮而顯。曲江繇張九齡而大。此山川以人  
物而重也。故爲名山大川不以生明堂太輅之材。九鼎之金。照  
乘之珠。連城之璧。爲貴。而以出英賢爲貴。爲王公大人者。不以  
功業載旂常。銘鍾鼎。書竹帛。流筦絃爲榮。而以歸故鄉爲榮。此  
古人所謂富貴而不歸故鄉。如衣綉衣。夜行者。言得志而行乎  
四方。人孰見之。必至吾父母之邦。然後爲可樂也。新安自吳爲  
郡。今千餘歲。山水峭厲而清深。故長材秀民之出。視東南爲最  
繇唐以來。擢殊科。登顯仕者。固不爲無人。然未有居將相之位  
者也。宋興百七十年。而太丞相注公出焉。公以諸生徒步起家。  
於京師數千里之外。爲時偉人。遭明天子艱難之中。總州符入

待出奇謀秘策。以輔成中興之功。遂自樞臣相天子。其精忠如  
金石。赫然爲佐命元勳。而新安之名。一日聞天下。此新安之榮。  
豈獨公之榮哉。紹興七年。公自七閩入覲。以保信之節。來鎮宣  
城。宣城新安鄱陽三郡相望。皆百餘里。公乃卜居鄱水之上。將  
歸老焉。築晝綉之堂。而命某記之。某曰。公以邁往之資。應期偶  
運。乘風雲。依日月。而正宇宙。於立談之間。雖釋位而去者十年。  
天子未嘗一日忘公也。乃建旌秉鉞。而兼師傅之官。亦可謂布  
衣之極矣。公今七十餘。精明如五十許人。將復居廊廟。坐籌帷  
幄。取河朔山東六十餘州。歸職方圖籍。然後退。從赤松子之遊。  
其功名益新。則新安之名益大。某將大書特書。不卜書而爲天  
下國家慶。又豈特爲新安之榮而已哉。

奎耀鄉關

司馬長卿始以汚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亡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乃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下軍門之義乎志林

古詩

書錦堂詩

韓稚圭

古人之富貴歸於本郡縣譬若衣錦游白晝自光綯不則如夜行雖麗胡由見事累載方冊今復著裡謔或紆太守章或擁使者傳歌樵忘故窮滌器掩前賤所得快恩仇愛惡任驕狃其志止于此士固不足羨茲予來舊邦意弗在矜衒以疾而量力慎

莫稱方面抗表納金節假守真鄉便帝曰其汝俞建壽往臨殿行路不去非觀歎溢郊甸病軀諧少休先壙遂完緒歲時存父老伏臘潔親薦恩榮孰與偕衰劣愧獨擅公餘新此堂夫豈事飲燕亦非張美名輕薄詫紳弁重祿許安閑顧已常兢戰庶一視題榜則念報主眷汝報能何為進道確無倦忠義奪木節匪石烏可轉雖前有鼎鑊歟其誓不變丹誠難悉陳感泣對筆硯

律詩

送楊少尹赴蒲城

張籍

官為本府當身榮因得還鄉任野情自廢田園今作主每逢耆老不呼名舊遊寺裏僧應識新別橋邊樹亦成公事多閑詩更好將誰相送上山行

寄題相州榮歸堂

歐陽永叔

白首三朝社稷臣。壺漿夾道擁如雲。金貂爭看真丞相。竹馬相迎舊使君。豈止軒裳夸故里。已將鍾鼎勩元勳。不須授簡平津客。好學平津自有文。

送楊可及第還鄉

梅昌言

君恩兼喜拜維桑。路入家山道更光。春色殿前初脫白。秋風壠上見焚黃。偏留名紙呼先輩。喜着藍袍到故鄉。科第孝思俱已遂。却經劍戟莫淒涼。

詩話

守本郡不阿

句一孝肅拯合肥人。出守本郡不肯少屈法。以阿鄉曲之好。故流

俗稍稍謗議。公乃為詩以見意。其間一聯云。直幹終為棟。真剛不作鈞。其守正不回如此。若溪漁隱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四終



